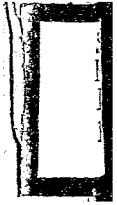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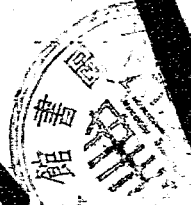


第五集

海燕

劍冰著



MGT
I 234.6
106

冰 劍
燕 海
(劇 幕 五)

行刊社版出林山慶重



3 1761 0569 4

海
燕

封
冰

讓暴風雨來得更厲害些吧！

——高爾基

總人物表

郭嘯松——十九歲，政經系學生。

林唯良——十九歲，政經系學生。

蔣雪遙——十八歲，文學系學生。

倪凌英——廿二歲，女子醫專學生。

楊曼華——十九年，音樂學校學生。

高佩珍——十九歲，美專學生，兼某大學旁聽生。

孫志成——卅二歲，空軍少校，郭丈夫。

葉君超——卅八歲，文化人，高佩珍的愛人。

(2)

(男)

孫老太太——孫志成的母親，六十多歲。

孫小燕——六歲，志成的女兒。

鄒云秀——十九歲，看護。

李毓芳——廿二歲，農婦，婦女救國會會員。

吳小田——十三歲，小學生，少年先鋒隊隊長。

阿洪——十四歲，大姐。

毛玉麟——廿五歲，農婦，婦女救國會會員。

姜淑芳——廿五歲，手工業者，婦女救國會會員。

錢奶奶——五十多歲，女房東。

小廖——十四歲，醫調室勤務員。

游擊隊員。

老劉——五十開外，楊宅男僕，密祕工作者。

衛士甲。

衛士乙。

輸血羣衆。

服部松子——五十開外，中華女生宿舍舍監。

高田櫻子——廿五歲，女生宿舍下女。

松本見佑——四十開外，便衣偵探長。

石田一男——四十開外，便衣偵探。

河上雄——五十開外，京都帝國大學政經系教授。

金石琴——韓國少女，郭同學，婦女反戰同盟會員。

山本有子——廿二歲，社會科學研究社社員，婦女反戰同盟會員。

岸上貴子——五十多歲，神經病患者。

吉田芳子——廿四歲，其女校音樂教員。

鈴木貞子——四十開外，某商店老板娘。

小石——獄卒。

(5)

(4)

11
11
0

第一幕

時：夏末秋初，一九三七。

地：東京日本郊外中華女生宿舍。

登場人物：（發言先後爲序）

高佩珍

楊曼華

郭嘯松

蔣雪遙

高田櫻子

林唯良

倪凌英

(1)

服部松子

松本見佑

石田一男

景：郊外中華女生宿舍的樓上，一間禮堂兼自修室，廟閣整潔，屋子朝上的一方，是個突高尺許的小祭台，台上滿陳菓餅，環壁置玻璃書櫥，琳瑯滿目。屋子朝東的一隅，置一鋼琴，一束水晶似的百合，高傲地立在琴頭。西面窗子朝着一座鮮艷的花園，一張油漆銀鐵圖，高懸在屋子的中堂，落日餘輝，灼燦奪目。

幕啓：郭一張微帶憂抑的臉，黑髮暗齒，舉止文靜，談吐誠實，典型東方式的姑娘。獨據小棹一方，俯首翻閱典籍，深藏智慧的眼睛，時深思地望着油畫圖。

蔣：一張富有深刻表情的臉，濃眉大眼，舉止活潑，言談幽默。彈着悲多汶的一個奏鳴曲。

楊：健美優嬌，身穿運動衣褲，富有女性魅力的眼睛，射出無限的矜驕。

高：鬢髮濃妝，穿一套華麗的和服，身材窈窕，態度嫵媚，在一副山水人物畫上工作。自言自語：我這一張畫真滿意，拿到帝國展覽會去，一定能得獎品。

楊：你畫的什麼寶貝，讓我來瞧一瞧。（起身走向高）

高：你不會賞識我的畫，你不是藝術家。

楊：佩珍，你這是畫的一隻狗，還是畫的一隻老虎？

高：我不是說過麼，你不是藝術家，不會賞識我的畫。

郭：一個藝術作品，不是藝術家，也許不能鑑賞牠的好壞，連一隻老虎和一隻狗，都不

能使觀衆明白，這作品的價值也就很有問題。

楊：我父親常告訴一句古語：『畫虎不成反類狗。』恰好合上這個邏輯。

高：（怒形於色）都是你們妨礙了我的工作，還要胡說八道，一個多方面天才的人，和你

們攪在一起，真糟透了！

楊：天才，我只聽到你自己歲，從來沒有看到你天才的表現。

高：我會畫，會音樂，學過醫。今年又入了明治大學政經系。我真值得驕傲，不信，我

來彈一個給你們聽，（擲筆於棹，去向琴）。

蔣：（讓坐，作個鬼臉）吃不消！

(3)

(4)

高：（彈着中調梅花三弄）

楊：佩珍的爸爸媽媽有錢，當然能夠多入幾個學校，其實一個人的天才和學校，有什麼關係。正因為不是天才，覺得自己什麼都能，什麼都不能。

郭：談到天才，我根本否認，不過各有各人的興趣，各有各人的抱負，一個人成功的關鍵，並不在天才。

蔣：古語說得好：『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天才不是偶然的幸運。

高：（琴停）不管你們怎樣對我惡意的批評，我已經有了天才的證明。五月出版的『主婦之友上』，登出了我的相片，總比你們每天抱着書本，無聲無息的就在圖書館，光榮得多。

楊：佩珍，你的照片，實在不錯，可是一張美麗的照片上面，找不出天才的根據。

郭：在現在一些帶商業性的雜誌上，登一個人的照片，即說登一個人的文章，也無須根據天才，只要有某些部分的號召力。

蔣：一個真有天才的人，也決不讓那些無聊的雜誌，登她的照相了。

高：你們胡說，主婦之友，是合法的，是向政府登記過的，爲什麼是無聊的雜誌呢。

蔣：正因爲牠太合法，就會庸俗，就會無聊。

櫻子：（持信上）MINASAN TERGAMIGA KIMASHITAYO（諸位：儂來！）

蔣：（搶信在手）每人要兩角錢的花生米，才給信，我又找着好吃的機會了。

高：是誰的信？

蔣：一封從法國來，一封從本市上原來，和你我都無關。

高：哦，我知道了，都是情書。

楊：我付出兩角，請櫻子去罷！

郭：沒有這麼多買信錢，讓你們去看信！

高：不出錢的，把信公開！

楊：我代出兩角，信也由我看一遍，我到高興那孩子氣的話，怪有趣的。（再交兩角給櫻子）

櫻子：（接錢上）NIJISENNONNE？

蔣：根據一班好管閒事的人的情報，我們宿舍裏的人，情書最多的，你們猜，是誰？

(5)

(6)
楊：是佩珍，我猜着了，是不是？

蔣：一點也沒有猜錯，如果拿她的情書來作柴燒，可以煮熟兩頓飯！

楊：每天可能在二十封以上！

蔣：說到情書，還有一個很有趣的情報，住在樓上三四五號並排三間房子裏的三位小姐，每次都接到同樣的信，因為她們三位都愛着一位多情的少年，那位多情少年，同時愛着她們三位。每次到了信，她們互相嫉妒，互相偷看。結果內容都是一樣，誰的信，也不多一個字，也不少一個字。這樣她們慢慢地習慣了，有時還互相送着信，她們已經覺得分享了那少年的感情！

楊：這叫什麼呀？

蔣：這就叫作感情的定量分配！

楊：感情是沒有重量的呀，怎樣能定量分配呢？

蔣：感情雖然沒有重量，但可以拿心來作天秤，聽說：那位多情少年是一位電器專家。

他發明用電秤感情！

得。真是妙極，最好是能用電製這感情！

櫻子。(端花生米上) KATIE KIMASHIRA

蔣。交換貨品，櫻子分一點給你，(把信分授，共吃花生米。)

櫻子。(伸手接過花生米。) HOMO ARIGATO

楊。嘯松，我代你付了錢，信得給我看一看。

郭。這條件我不能接受，得由我自己看了再說，你也得先看你自己的信？

楊。我也看了再說。(開信取出一照片) 哦，他從瑞士旅行回到巴黎了。他寫這封信的

時候，用自動機拍的。(看信背上號碼) 第一百六十號，平均每兩天一信。每兩封

信內有一張照片！

蔣。這麼說，他對你鍾情的，你對他呢？

楊。我麼，每星期寫一封信，很薄的一封，有時候，放兩張空白在裏面，表示盡在不言中！

蔣。他會感到滿意麼？

楊。自然囉。正因我的信少又薄，他就會感到不能滿足，感到永遠追求的快樂！

(8)

蔣：這麼說，你對他的個性很能抓住！

楊：不是我說一句驕傲的話，不僅是對他一個，對一切人的心理，都能幾分把握！

蔣：那麼，佩珍是天才的藝術家，你是天才的戀愛家。

高：別又要噲噲我了！

楊：不，不僅是戀愛的勝利者，我有征服一切的雄心，崇拜英雄，歌聲強暴，討厭平凡

懦弱！

蔣：嘿，難怪那些年輕的孩子們，服服貼貼一齊倒在你的面前。你是征服人類的魔王，恐怕魔王的威風，只有在男孩子們面前……

郭：（看完信，沉默良久。）你們說的話，我都聽到了，小蔣的話太頑皮了一點，曼華的確有許多長處，我不否認天才，但是我不否認一個人先天的體質和後天的環境，可以說她得天獨厚，她很康健，從小就受最好的教育，也可說最高貴的教育！

高：高貴的教育，是不是學跳舞和交際的禮節。這些我早學會了。

郭：因為她有一位很能幹的母親，一位很賢明的父親，家庭的環境很好，現在正站在學

校和社會的十字路口，正是新的人生的開始，曼華，希望你好好的發展你的才能？

楊：談到我的父母，真不須你說的那麼好，我的思想意志，完全和他們兩樣，我的媽媽，是個受壓迫最深的，很有忍耐性的日本女子，我的爸爸是抱守舊的道學先生，他們只知道過那烏籠式的舊生活，沒有一點發展。前兩年硬要逼我學醫，我考上了女子醫專，整天愁眉苦臉，無心上課，在教室裏看小說，僅想研究自殺的藥品和自殺的方法，怎麼樣死才不改變壞了日己的容貌。

蔣：高，（同示驚訝。）

郭：後來呢？

楊：後來得着一位日本教授的幫助，又轉入大學文科，得了獎金，脫離了父母的束縛，父母就對我更不滿意了。以後就不准我的妹妹到日本來唸書。我們的關係更疏遠了，我決心來創造一個新的環境。

郭：父母到是相隔一個時代的人，你在法國的那愛人，對你的思想都很瞭解麼？

楊：也許完全能瞭解，也許一點也不瞭解，人和人之間，無論是親密的或疏遠的，瞭解

是不必要的，只要保持偶像的崇拜。

蔣：這就是曼華的人生哲學！

楊：話愈說愈遠了，還是回到正題吧。唯良的信可以給我看看麼？嘯松！

蔣：你自己有太豐富的情書，還要企圖佔有別人的情書，真不近人情！

郭：曼華，唯良的信也提到你了！

楊：他怎麼說到我的？

郭：他說對你第一次的印象，就像對我第一次印象一樣！

高：那麼說，他又愛上曼華了？

楊：愛也許還談不到，我相信給他的印象不會壞！

蔣：曼華是女性威權者！

郭：（遞信給楊）你拿去看吧。信任這兒！

楊：（喜形於色，接信展讀），他是一個任性的男孩子，你看他信上有這麼一句可笑的話

！『一個有男子風的男人在向你說話呀。』誰是一個有女子風的男人？他真惡直得

真可愛，我也很高興他！

蔣：高興的程度，和在法國那一位一樣麼？

楊：完全兩種性格的人，不能比較！

郭：唯良的性格，的確有些特殊的地方，想不到曼華也歡喜那樣性格的人；

高：我留法的哥哥，那麼鍾情於她，她却高興別的男孩子。（撇着嘴）

楊：佩珍，你真太簡單了，高興不是戀愛，再說，他是一個東洋留學生，那裏比得上你的哥哥！

蔣：戀愛都講資格，分等級，第一次聽到。

郭：這一切都不用說了，各有各的道路，各有各的理想。誰都不會那麼傻，買一件東西，兩個人付錢！

楊：我高興聽聽你們各人的理想！

高：是不是對戀愛的理想？

楊：就說是對戀愛的吧，你的理想怎麼樣？

(11)

高：我愛一個身材魁梧，服裝整齊，能唱歌，會運動，能陪我看戲，旅行，上跳舞場的青年！

蔣：佩珍理想的對象，沒有血，沒有熱，沒有靈魂，只有外形。跑到三越或松阪屋，在玻璃櫃裏找到許多許多。實在太容易了，不過要花相當的錢才能把牠買來。

高：（怒形於色）是的我付得起這一筆錢，你連買也買不來哩！

楊：我的理想很簡單，我要愛一個能征服我的人！

蔣：你要愛天上的雷公，地上的老虎，人間的霸王！

郭：雪蓮，我這小鬼，專門和人搗亂，特別想聽聽你的！

蔣：我對這件事，還沒有具體的理想，請容許我說一說對人生的理想；我是母親晚年最小的一個孩子，生下來就沒有奶，寄養在一個農婦家裏，先天不足，後天又貧乏，沒有受過最貴的教育，也沒有高貴的理想。只希望作一件實際的事，最重要的把身體弄健康，我去年去投考空軍學校，因體重不夠，取消試驗的資格。明年打算去考鐵道學校，機械的東西，也許對我有用，我要作一個平凡有用的人，這就是我的

理想。

郭：小蔣，真是孩子氣的說話。一個文才豐富濃厚的人，學鐵道，學機械，一時詩興來了，把火車開到黃浦江去！

蔣：一向文才氣質濃厚的人，特別需要豐富的人生經驗，才能察得出真實的東西，不能閉門空想，自命禿馬。且了，『沒有大本錢，無防做點小買賣。』

楊：小蔣說的，文不對題。

郭：我原則上不反對小蔣的理想，我自己理想更平凡，一個人的生活，是多方面的，戀愛也是生活的一部份，有時爲了其他部分的生活，可以犧牲牠，我需要志同道合，互相瞭解，互相鼓勵，彼此不妨礙，這就是我的理想。

高：像你們這麼說，把戀愛看得太輕了，我是戀愛至上主義者。戀愛就是我的生命，我一切都爲着戀愛！

蔣：難道沒有戀愛，你就不能生存麼？

高：沒有戀愛，生存就沒意思了！

楊：如果人間沒有戀愛的話，不單是女人生活得沒有意義，還有許多商人要失業，詩人藝術家會枯乾，音樂家會停止他們的歌唱。戀愛是宇宙間最光彩的東西！

郭：戀愛決不是生命的全部！

蔣：受過高貴教育的小姐們，對戀愛特別有研究，特別感到興趣！

楊：托爾斯泰說過，『戀愛對於女人，永遠是一件重要的事，或者是唯一的一件事。』我們能否認識？

郭：我的小姐，我們是什麼時代呀，戀愛至上主義者，早給時代宣佈了死刑，我的態度是嚴肅的，對人生認真，對戀愛不玩弄，生命不應該那麼廉價，『一切都爲着戀愛。』可是戀愛不能解決一切。幾天前敵人已經佔領了我們的北平城，我們的東北同學在學校裏，受了侮辱，我們感到切膚的痛苦。還能做戀愛至上的迷夢麼！

高：我這樣年輕美麗，不戀愛，太辜負了我的人生，北平給敵人佔領，是北平人的事，東北女同學，受了侮辱，是東北女同學的事，和我有什麼相干？

蔣：小姐，相干的，每天陪你上武藏野看電影的上國華跳舞的，那位翩翩少年，不是說

着很透地的北平話麼？我再過些時，他就不會再來了。

高：胡說，他怎麼會不來，他有的是外國銀行的存款，北平和他有什麼關係？

郭：真是我們女界的不幸，還有這樣的女同胞！

楊：庸松，你又板起面孔講國家民族，看你表面上很溫和，其實你的性格最剛愎，你認爲對的，就不惜一切犧牲，你認爲不對的，你就攻擊得體無完膚！

郭：這就是我作人的態度！

櫻：KAKUSAN ! OKYAKUSAN !

郭：是誰？

櫻：LIN SAN

郭：請他客廳坐，我一會就來！

櫻：DEMO.....

郭：我下去，和他一同出去！

蔣：不，不許出去，我們要參觀你的小林，請他上這兒來！

郭：可不行 我們的樓上，是男賓們的後地。

蔣：不怕，我們自己開禁，一個國家的關係，都能改變，難道一個宿舍的條例都不可以改變麼，你們贊成請小林上樓的舉手。

(衆舉手)

蔣：一二三，全體，櫻子，你去請他上來！

櫻：HAI!

郭：好，我自己去。(忙下)

高：你們見過他麼？

楊：我見過他的，定全是個沒有派頭的小孩子！

郭：(偕林上全體起來)這位是蔣雪遙，這位是高佩珍小姐，這位是林唯良

過的！

蔣：請坐，我下去煮一點茶來！

楊：林先生，這幾天外面的消息怎麼樣？

林：外面的消息很不好！

楊：你們有什麼計劃？

林：嗯，這個突然的變化，對我們的留東學生影響很大，許多同學都議決全體歸國。我

也參加了歸國團！

湯：林先生的學業快結束了麼？

林：早得很，才兩年啦。

楊：那麼來了一次日本，沒有得到學位，就空空的回去，對於前途很有妨礙！

林：國難當頭的時候，個人的前途是不能顧惜的。近來日本的軍人拚命鼓動侵略戰爭，

事件會擴大，對留學生的情形，也一天天的惡化。再耽下去，不獨沒有前途，可能

有生命的危險。特地來同你們辭行，明天的晚車就要走了。

郭：走，走得這麼快，今天的信上沒有提到走的事。唯良，你真是，在回國以前，也應

該和我商量，你知道我是很信任你的，當這樣緊急的時候，你却獨個決定回去，去

得這麼快，這麼突然，人！真是料想不到的……

林：我們的歸國團，今天上午才決定走。我聽到你說過，你們有一位女同學在學校裏受了侮辱，你們要有一點表示，我想你們也應該有你們的團體行動，我們反正是走一條路的，遲走和早走都是一樣，看環境的需要！

楊：林先生決定明天就走，我們應該送行，我的姨母今天自己作了許多日本式的點心送來，我再去準備一點咖啡，可可，就在這裏用點心，你們談談我回頭就來。（楊下）

林：楊小姐，不必客氣，我還有事，馬上就得走的！

高：我去端點水菓來，昨天朋友送來的，很名貴的水菓，聽你們談談，機會難得哪……

(下)

郭：（相對無語良久）唯良，你常常給我難過，這次你個人行動，更使我傷心。（低頭
流淚）

林：我真不瞭解，一個前進的女子，爲什麼要爲一點小事情流淚，以後也許爲工作的需要，我們會分開，也許在我們的國家更危急的時候，我們要上戰場，要去死，那又怎麼辦？難道你就因感情放棄自己的任務麼？我最討厭個人的糾纏，嘯松，你常

說要作我的姐姐，應該鼓勵我，督促我，不該用眼淚來削弱我的鬥志。我們需要理智，希望你把東京的女同學組織起來，準備參加抗戰工作！

郭：唯良，你獨自走了，我們什麼時候再見！

林：我們很快就會在上海相見的，你常說。回國後，就和我去逛美麗的西子湖，我們可以到那裏去搖船，爬山，游泳，騎自行車，我雖照畫得不很好，也能畫幾筆；我畫如一張劃，你就題上一首短詩，我很愛你的短詩。又美麗，又活潑，又有幽默味。我們的前途多麼光明快樂。要努力保衛我們的祖國，才有我們個人的幸福。你說是不是？嘯松！

郭：（轉淚為笑）明天我來送你。

林：爲了避免無味的麻煩，我們決定分途上車，有的人還化裝，因此各人通知各人的期友，一律不送行。

郭：行也不送！

（場，蔣，高，同端許多盤碟上）

郭：（上前迎接）勞你們駕，太不敢當了！

（大家忙一陣，把書棹擺成長列餐桌，中置花瓶，就坐同進茶點）

林：謝謝你們各位。（取赤色豆沙菓）

楊：林先生，真是運氣好，這菓子在日本人當作賀禮的，凡有喜事或過年節的時候，就作這種菓子送人，你頭一個就擎着牠，回國去一定碰上好運氣！

林：多謝！那要看我們國家的運氣好不好，才能談我個人的運氣！

高：林先生，這是一位日本朋友從北海道帶來的一種水果，很名貴的，你嚐嚐看！

林：好是很好的，不過有一點辣酸味！

高：牠的好處就在那酸味上！

林：聽說小姐們多愛吃酸。我們男人就不高與那酸味道！

楊：若是事實非叫你吃酸不可的時候，你就得吃！

林：不，我決不吃，甜的我都不十分愛吃，酸的更不想吃了！

蔣：酸的決不吃，甜的還有選擇，那我斷定你高興吃苦的！

林：是的，給你猜中了，因為苦的裏面也有甜甜的裏面也有苦。宇宙間一切事物都有矛盾的性的存在！

楊：（取出照相機配置）你們坐好，我來拍一張照，留作紀念！

林：不行，我這樣衣冠不整，怎麼好和小姐們同上鏡頭！

蔣：也許有的小姐，對油頭粉面的公子哥兒已覺着膩了，嘯松不是常說：她不高興着一個服裝齊楚的男人。你今天有資格和小姐們同上鏡頭，就是你衣冠不整，粗枝大

葉！

（笑聲中連拍照三張）

林：時間不早了，謝謝諸位的厚意！

楊：我們到車站送行！

林：不必客氣，我已和嘯松說過，一律免送行。

楊：那麼，我們什麼時候再見？林先生什麼時候再來東京？

林：你們回到祖國的時候再見。我等到抗戰勝利，再來。

楊：這話說得太渺茫了！

林：是很現實的，一點也不渺茫！

楊：我這裏有一個箱根的名產，保險盒子。送給你，有什麼好的東西放在裏面，別人準不會開的。（教他開木盒）

林：我吃了你們很好的送行的茶點，已太不敢當，更不敢接受這樣名產的禮品，（表示猶疑，用眼色看郭。）

郭：曼華的誠意，你應該接受，應該感謝她！（代他接過來）

高：我有一個羣馬的名產，木樹屏，也送給林先生作紀念！（取出一塊不等邊的花木塊遞給林）

林：怎麼辦？太多了！

郭：這都是難得的名貴東西，來了一次日本，帶些紀念品回去，不是很有意思麼！（代他接受）

林：我沒有這麼細心來保留這些名貴的東西，太辜負了小姐們的好意！

蔣：我也有點小東西，是位日本教授送我的。不名貴，迷信的說起來，并不吉利，是套

門犧牲。（取出一方白紙的橫掛聯。）

林：（高興的跳起來）這字寫的真好，又藝術，又有意義。（他接過來放到口袋裏）我

今天是滿載而歸！

郭：我可沒有什麼東西送你。晚上也許我來看看你，如果沒有來，也不用等了，因太晚，

路上不好走。

蔣：你送他的東西，是看不見的，比什麼都高貴偉大，叫做無價之寶！

（外面一陣號外聲，大家味意到局勢的緊張）

林：我得走了，再見，上海見！（和衆握手示別，郭偕林下）

楊：小蔣，你們對小林的印象怎麼樣？

蔣：我覺得他很天真爽直，很有男人的氣魄。

高：我覺得他是粗線條的，像一張木刻，一副油畫。

楊：佩珍，你也看上他了！

高：我才不會愛上他，我不愛他的衣服，不愛他的黃頭髮。

蔣：幸而他的衣服和黃頭髮，不給你愛上，不然，恐怕又要演一齣悲劇！

楊：爲什麼？

蔣：如果佩珍真的愛上了他，恐怕也是沙樂美愛約翰，約翰愛上帝！

郭：（持號外上，神色緊張）你們看，專體已經擴大了，上海已經接觸了。

蔣：上海已經打起來了。我們快回上海去！

郭：我們今天晚上要召集一個全體會議，一方面討論東北女同學倪凌英的事件，同時提

出歸國問題，徵求大家的意見！

楊：噓松，昨天我們開會以後，服部就很注意你，得好好的應付她。如果她報告警廳

，對你不利，我們在求學時代，不應該問國家大事，你現在放棄學校和官費，半途

回國，這犧牲未免太大。你得考慮考慮！

郭：考慮，這還用考慮，如果沒有國，還有什麼個人！你看東北女同學在留學生中的地

位，雖然兩樣，因爲她的故鄉東三省已經淪陷了好幾年。我們現在又要看到敵人鐵

蹄，踏進我們的江南了。

楊：噓松，你用不着對國家太負責了，中國不是我們個人的。實在中國的民族也太老大了，應該受點文明的洗禮。

郭：曼華，你說的這些話，太使我失望了，一個人最不幸的，是沒有了祖國。你看猶太人是世界上最有錢的。因為失掉了祖國，走遍天下都沒有立足的地方。曼華，可惜你的聰敏才智，要努力克服奴隸的劣根性，我們要把一切的熱情，放在保衛祖國的工作上。

楊：我咬根兒就是個英雄，那兒來的奴隸劣根性，你的話，不能征服我。

蔣：英雄：英雄不能認清真理的時候，就會成爲背叛真理的奴隸，成爲十三號（註）的英雄。

倪：（形容憔悴，穿拖鞋，散髮披衣，口啣香煙）你們都在這兒：我找了半天！

(25)

郭：（轉怒爲喜）哦，凌英，你回來了，外面的消息怎麼樣？

倪：外面的消息，正和六年前一樣，敵人已經在上海佔領了陸軍根據地。（回顧低語，

頹地倒在靠椅上

郭：你別太感傷，凌英，這決不是誰的不幸，是我們共同的命運，給我們一班醉生夢死的人，一個嚴重的教訓，我們應該更振作，更勇敢的去接受時代給我們的使命！

倪：我喝醉了，哈哈，今朝有酒今朝醉，活一天算一天，反正我是沒有家的人了！

蔣：如果我們這一次發動全面抗戰，就是打回你老家去的時候了！

倪：打回老家去，真的麼？記得我第一次離開我的家的時候，我的爸爸媽媽，弟弟妹妹送我上車站，大家的心裏，充滿着希望和快樂，現在永遠沒有回家的一天，在這兒給強暴的敵人侮辱，敵人的威風這樣的……（咽嗚泣滾，舉杯痛飲）

郭：（舉酒杯）凌英，你錯了，我們就會降服敵人的強暴麼！我們四萬萬五千萬同胞，決不讓他佔有我們一寸土地。凌英，你如果真愛家鄉，就應該先愛祖國，努力救亡工作。我們還年輕，有血氣，有熱情，要看重自己的生命，沒有一點姑息的去認識我們的敵人。

倪：我太痛苦了，我只有在紅燈綠酒裏找麻醉，找安戀，真料不到我以前最崇拜的國家

，就是我現在唯一的仇敵。

郭：凌英，你別太難過，喝一杯水（倒水給她）平靜一點，你的頭這麼熱，手又這麼冷，不是病了吧，凌英，你的家鄉，就是我們的祖國。我們的祖國碰着苦難的時候，是我們每個人的責任，個人的悲觀頹廢，是沒有用處的。我們要保衛祖國，首先要武裝精神，凌英，你答應我今天不再喝酒。以後不再跳舞，凌英，你太累了，你要歇一會兒。

倪：嘯松，我感謝你對我的同情和鼓勵，我已經不能忍受這兒的奴隸生活了，祖國去，能跟你一塊兒回南方去麼？

郭：凌英，這才是我們正確的道路，我們爲了救亡，全中國任何地方都要去的。特別是南方，我很熟習，每一塊地方，都覺得可愛，每一塊地方我都感到依戀，凌英，我們去吧！

倪：嘯松，我真高興，我決定同你回去，我已經學了這麼多年的路，回去多少有點用。郭：凌英，你的日文很好，醫道很好，你有才能貢獻祖國，我們特別需要你。

蔣：我們喊出歸國的口號，不願作奴隸的人們歸去吧！

高：我們呢？曼華。

楊：我們等着，看以後的風向再說！

（服部偕松本石田上）

服部：（怒容滿面）這麼晚，你們在這兒幹什麼？你們知道這是什麼地方？

蔣：我們在這兒談天，這兒是中華女生寄宿舍。

服部：到自由自在的，松本先生，這就是你要找的那幾位小姐。

松本：哦，這幾位全是麼？

服部：有三位是常在一道，這兩位很好。

松本：是的，沒有錯，她們常在會場裏說話，都是不利於我們的國家，有損天皇的言論

，真是太優，生在我們的國土上，反對我們，怎麼成，這怎麼成？

服部：二位先生，真是抱歉！卻怪我平日訓導不好，其實那裏沒有訓導，我是用的另外

一種方法訓導她們。讓她們戀愛，賭牌，跳舞，上咖啡店，我一點都不加以限制

希望她們的精神在這些玩藝兒中間找快樂，不再張開嘴來干涉國家大事。料不到中國的女孩子這樣的頑強多事。這責任叫我也難得負，不如把她們送回國去，你們的意思，——

松本：這是當然的，不過還有許多事件沒有弄清楚，需要再就一個時期，讓她們把一切事詳細報告出來，你幫助我們解決其他的問題。

石田：服部先生，她們中間有一位，已經犯了好幾次的事了。

郭：這些不用說了，誰願意就在這兒，我們願意永遠離開！

松本：小姐。沒有那麼容易，你們想走就走，我們要請你們多耽幾天，咖啡館，跳舞場，感到不恰意，就上黑屋子去你息你息去！

石田：我們開始檢查她們的東西吧？

松本：先檢查這些東西再說！

高：服部先生，這張棹子是我的！

服部：這張棹子不用動牠了。

松本：這架留聲機是誰的？

楊：哦，是我的，都是外國片和日本片，沒有一張中國片子。

松本：很好，很好。你去唱歌跳舞吧。女孩子學會這些，很好！很好！

服部：她對這一行到很好的！

石田：已經看過了沒有什麼特別東西。

松本：我們檢查她們的寢室去！

服部：我去叫人搬她們的東西來，寢室是禁止男賓入內的。

松本：我們是法定的自由男人，不受任何禁令，我們要去？

服部：松本先生，這個這個，——

郭：把你們的假面具撕下來，什麼中日親善，保障留學生的安全，就是這樣的野蠻無

理。

松本：服部先生，禁止她們多說話。

服部：是的，這個，這個，她們就是愛多說話，女孩子的禍從口出。

倪。(狂笑)哈哈，我已經活得太苦悶了，走，走，我厭倦這鬼的生活，咖啡跳舞，已

經不能麻醉我了。走！走！我們的祖國已經豎起了抗戰的旗幟，我們全體都走!!!

郭：蔣！我們走，全體都走!!!

(揚，高，愕然目送之)

號外聲起！

第一幕

時：秋末冬初，一九三七。

地：日本東京某拘留所。

登場人物

郭隨雲

蔣雲遙

倪凌英

林唯良

金石琴

四本有子

(38)

村上春樹

吉田芳子

鈴木貞子

河上肇

松本見佐

小石

景：郊外一間三層樓的客棧室，漆色黯淡。日夜開着電燈，環壁懸掛地圖和照片。室內陳設簡單。一日日式火鉢，兩把靠椅，一寫字檯，一電話電鈴。諸人席地而坐，窗外秋風瑟瑟，落葉常隨風飄入。寒意襲人。

郭：（起立抖擻精神，徐步火鉢旁），哦，已經生火了，記得我們進來的時候，還是炎熱的夏天，現在已經到了很冷的深秋，不知道外面的情形已經變得怎麼樣了！

蔣：我想外面，已經是落葉滿地，霜滿天了！

郭：（莞爾而笑）我說的外面，不是你想的那麼美麗有詩意的外面。

蔣：我知道了，你說的是外面的那個人，怪不得你近來也有一些愁……

郭：我向來就不懂得什麼叫愁，只是像這樣無日無夜的閒耽着，心裏總感到一種說不出
的撩亂！

蔣：我告訴你，這就是叫作「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

郭：離愁，誰離開了我？

蔣：誰，還不是他，唯良。

郭：談到他，我真的有一點兒担心，記得，他離開我們的時候，也是很熱的夏天。

蔣：可不是麼，他離開我們的那一天，就是我們進寮的那一天。

郭：有多少日子了？

蔣：算一算，有三個廿九天，二三六，三九廿七，一共八十七天了。

郭：八十七天了，多長的八十七天，多無聊的八十七天。我想唯良也在担心着我們！等
待着我們！

蔣：一定很着急的在等待着我們。

倪：這兒的鬼生活，我想應該快結束了吧！

郭：誰知道呢？

小石：（鬼鬼祟祟的走近倪）喂，你給朋友的信寫了沒有？我替你送去，就可以拿這個

，（作錢的手勢）我們又可以喝一杯了。

倪：信在這兒，交給你，快把酒拿來。（交信，作飲酒手勢）

小石：從袖口裏出小瓶酒交倪）今天我知道你一定要這個，你不說，我也給你的。人家

說：『酒後吐真情，』你喝了這杯酒，把愛國，愛什麼的，老老實實的說了出來吧

，免得上那黑屋子裏去挨！

倪：（接酒一飲而盡）胡說，我愛的東西永遠在我的心裏；再也不會說出來的，什麼黑

屋子，白屋子，我都不怕。

郭：（跑近倪，圖奪酒杯未遂）凌英，你又在喝酒了，老不聽話，該死的小石，徧徧又

要替你買酒，凌英，你再這樣胡鬧，我真不能原諒你了。

倪：在這種鬼地方，不喝酒幹嗎？

郭：我們在任何地方，都要看重我們自己。

(小石押林唯良，河上雄上，衆相視驚呀)。

林：(鎮定)你們都在這兒！

郭：(驚叫)唯良你也……

蔣：我們正談着你，嘛松很担心你！

林：不用担心，還不是這麼一套，家常便飯。

郭：話是這麼說，我們閒駛在這兒，時間可寶貴着。外面的情形，又不知變到怎麼樣？

蔣：我常常在想！

郭：你怎麼想？

蔣：我想也許你以前一樣！塘沽協定，何梅協定，又來個什麼協定的，把事件已經解決了。

林：雪逢，你可想錯了，這次法西斯的侵略戰，準備大量的製造殺人，我們滿地，人

民文化：都遭到空前的毀滅。可是我對新的力量，無形在成長，六年的時間，究竟不是白費，我們的四萬萬，五千萬，再也不會忍受亡國的協定了，我們的祖國，已經燃起了抗戰的烽火，我正要高興！

郭：唯良，你不是在作夢吧？！

林：是事實，不是在作夢。你瞧，九月一號的報紙，（攤開報紙示衆）上海已經打了兩個多星期，離現在又一個多月了。

蔣：報上怎麼說的？

林：標題是：『昨日上海瀏河大戰，我敵都有嚴重損失。』朝日新聞。

金：打起來了，『我敵都有嚴重損失，』他們也逃着了，可惡的日本軍閥。你們中國人

算頂瓜瓜！（伸出大拇指）

林：我們中國民族，是有用的，我相信你們韓國的民族也是有用的！

郭：我們團結起來，反抗強暴；素琴！（緊握着她的手）

蔣：中華民族萬歲！

松本：（身穿武裝，佩短刀上）小石他們都來了麼？

小石：都來了。

松本：河上教授，你請坐，（拖靠椅給他）

河上：何必客氣，隨便坐了。

松本：小石先把案子小的提上來！

松本：（看名單）村上貴子。

小石：（推貴子上）老爺，她是一個瘋子，觸罵皇上？

貴子：（兩眼發光，蓬着垢面）

松本：她是什麼罪（看文件）犯的觸犯皇上罪。你為什麼觸罵皇上，胡言亂語，你是瘋

了！

貴子：老爺，我沒有瘋，聽我說：我的丈夫是村上清水，我有三個兒子。

松本：他們都是作什麼的？

貴子：以前都是種田的，前幾個月都入了營，我的丈夫，三個月前，在中國的蘆溝橋，

給人用大刀把腦袋割了，老爺，像我們田裏割草一樣的割了。（作手勢）我想一定怪痛的，你說是不是？老爺？

松本：兒子呢？

貴：我的大兒子，是飛機轟炸手，前一個月飛去炸南京，給人家用高射炮打中了，飛機起火燒了，連骨灰也沒有，老爺，他是不是昇了天，到了那天堂？

松本：是的，他是到了天堂。

貴子：我的第二個兒子入了炮兵營，上個月開到中國去的，到現在沒有接過他一次信，我的第三個兒子，又給拉去服役了。你們又教他去殺人，逼他去送死，天呀，好兇惡的劊子手。（狠狠的舉頭向空中一擊）

松本：老太婆，依你這麼說，你的丈夫，兒子都爲國家出了力。戰死是光榮的，你的丈夫兒子戰死，你也是光榮的。你應該感謝天皇，快樂的等着勝利！

貴子：我等着什麼，等着死，等着你們劊子手的死，我沒有了丈夫，沒有了兒子，沒有了田地，沒有了家，我詛咒你們這些該入地獄的！

松本：老太婆，你不要發瘋！

貞子：我沒有瘋，瘋了的是你們，可憐我的少兒子，臨走的時候，拉住我的衣角不放

『媽呀！他們又要我和爸爸媽媽一樣的死，』可憐我的兒子！（大嚷，大哭）

松本：一個瘋老太婆，弄來幹嗎？快把她送上瘋人院去！

貞子：我沒有瘋，我不上瘋人院去，我要上街去我要上天去，找我的丈夫兒子去！（大

哭大鬧）

松本：小石，快把她帶出去，你幹嗎呀？

小石：老爺，我們這裏已經送了好些瘋子上瘋人院去，那邊的人說，瘋人院既已經滿員

了。叫我往那兒送呢？！

松本：以後凡是碰到瘋子的事件，驅逐出境！不要弄到這兒來打麻煩。

松本：鈴木貞子！

貞子：老爺！

松本：貞子，你爲什麼遠抗命令呢？皇軍在前方打仗，後方的人，應該獻出一切物資！

貞子：我的物資，早已獻出去了。

松本：獻出一次，是不夠的，我們什麼時候徵用，你就什麼時候繳納。

貞子：徵用我的物資已經不止一次了，我是一個寡婦，我的兒子服兵役，女兒服工役去了，家裏沒有什麼可徵用的東西，打什麼仗？是爲着誰呀？我一點也不明

白。

松本：徵用物資，是戰時體制。是皇上的命令，你得服從。

小石：我們要徵用她的，是和軍需品有關的，是五金器材。

貞子：老爺，我沒有五金。

小石，她有一口很大的鐵鍋，還有一雙很粗很粗的火筷子，頭髮上插着銀的叉子。

貞子：徵用，徵用，我的老母雞！小白兔都給你們徵用了，戰時體制，就有一點兒像強盜體制，我什麼都沒有。

小石：她有，她的口裏還有一顆亮晶晶的金牙齒。

貞子：連牙齒也要徵用麼？我們的祖宗如果留下骨頭的話，你們也一定要徵用吧？

松本：貞子，不要太頑固了，你回去把我們徵用的物資送來，免得大家麻煩。

貞子：就只有這個，（用力拔下一顆金牙，狠狠擲地上）強盜，騙子，連牙齒也要徵用

，徵用，徵用，（疾步而下）

松本：小石，把那個拾起來給我瞧瞧！

小石：（拾金牙遞松）老爺：份量可不太輕，你老人家收着吧，市面上已經買不到這些

傢伙了。

松本：（吱唔）小石，那個叫吉田芳子的，是誰？

小石：那女人可厲害着，侮辱皇軍！

松本：吉田芳子！

芳子：（消瘦，滿面愁容，垂首沉默）

小石：芳子，大方點兒，怕什麼，老爺又不吃人。走上前去呀！

松本：芳子！

芳子：（慢步而前，俯首無語）

小石：芳子，老爺和你說話，聽見了沒有？

(44)
芳子：(抬頭向松本輕蔑的一瞥，仍默然無聲)

松本：芳子：(邪笑)你是犯的違反徵調罪，是犯的戰時法令，應該軍法從事！

芳子：(昂然四顧)我違反徵調，是，我不服徵調，我不服無恥的徵調！

松本：胡說，怎麼徵調是無恥的，凡是爲皇軍服役的事，都是光榮的。

芳子：廉恥不顧，就是光榮麼？

松本：什麼叫廉恥，爲國家服務，就是無上的光榮！

芳子：你們都已經把廉恥喪盡了，再爲國家作事。

松本：胡說，我們是政府的官員，怎麼好同你們女人比，總之我們一切是爲着適應戰時

體制。

小石：芳子，不好那麼說，官員是官員，女人是女人呀！

芳子：政府喪盡廉恥，教我們跟着學樣，這叫『上行下效。』而我偏不！

松本：滿口廉恥。廉恥的，你到底要怎麼樣？

芳子：我不要怎麼樣，什麼苦工，我都能作，可是不能服從那個徵調，那個特種徵調！
松本：小姐，特種徵調，也是適應戰時體制，爲着軍隊的需要呀！

芳子：特種徵調，把女人當作東西一樣的徵用，真是人類中間沒有見過的，我的嫂嫂被徵調，我的姐姐被徵調，她們都自殺了！現在又輪到我，你們又想逼我去死。是不是？

松本：誰忍心逼你去死，因下頭的命令，要徵調兩百名唱歌的年輕女人，你很幸運，恰好合上這個條件，你年輕，唱的又太好，你可不能比你的嫂嫂，姐姐，你去的地方是上海，南京，陸軍統帥部。哈哈，那兒都是大人物，恭賀你的好運來了哪！
芳子：我不接受這種可恥的命令。

松本：姑娘，你很聰敏，爲國家，犧牲個人是光榮的。再說，就委曲一點兒，又有什麼關係！

(45)
芳子：我不懂這些，我不去，我不去！

松本：姑娘，不去也得去，任你長了翅膀，也飛不走，今天晚上的火車，就要把你送上

(續)

戰場，去安慰我們的戰士，你是我們戰士的天使，誰不傾倒你的美麗。你是最光榮的女人，去吧，姑娘！

芳子：（差怯，憤恨，狠狠地望松本一眼）哼，我是一顆炸彈，不是一朵花。

小石：那更好呀，能炸死很多很多的中國人！

芳子：炸死你們！

小石：別開玩笑了，走吧，姑娘，將來發達了，別忘了我！小石。（隨芳子下）

河上：（憤怒溢於眉宇）我就得太久了，聽的也太多了，我的肚子快要爆開了，快問我

吧！

松本：教授，請耐心等一等吧，你是國事犯。就是政治犯，比普通的案子重要一點，最後

後才能輪到你。

河上：何必那麼嚴重，反正都是解決不了的。

松本：山本有子，你是廿二歲？

有子：是的，今年是廿二歲。

松本：好年輕的姑娘，在這時候，應該作點有用的事，徧徧要在後方搗亂。你和這些人

（指金河等）有密切的關係，他們指揮你們作些什麼事？老老實實的說出來，改

過自新，還來得及呢！

有子：你問的，我都不能答覆，我和誰都沒有關係，沒有誰指揮我。

松本：你不必說謊，立川飛機工廠的傳單，是你指使散發的；婦女反戰同盟對政府提出

的那些條件，都是你們主持的，上面的總指揮是誰？還有一些什麼組織，準備一

些什麼行動？好好的講吧，免得我們動手！

有子：我沒有什麼說的，如果你說的話，不是撒謊，那一切我都承認好了。

松：單承認是不能的，要說出一個理由，和一切的組織情形，你的目的要怎麼樣？

有子：理由很簡單，我們要反戰，反法西斯侵略戰，組織全國每一個覺悟了的婦女都是

我們的同志，我們的目的，是破壞你們的前方，後方的建設，澈底消滅法西斯。

松本：你們發傳單，是鼓勵飛機工廠的工人怠工罷工，減少生產。

有子：是的，我們的企圖是鼓勵所有生產部門的工人，怠工罷工，減少製造殺人的武

器？

松本：這就是犯了危害帝國戰時緊急法，要受很重的刑罰！

有子：法律是你們的，隨你們罰吧！

松本：還要問你：婦人會，母親會，寡婦會，索夫團，是些什麼玩藝兒？

有子：這都是全國婦女們；自己組織起來，向你們討父親，丈夫，兒子的組織。

松本：真笑話，我聽你談這些幹嗎！我問的是各個單位的組織情形，和負責人的姓名！

有子：你自己去問母親，妻子，女兒們去，我不知道。

松本：不知道，也得知道，快說呀！

有子：沒有說的，我已說得太多了。

松本：不說，小石帶她進拷問室去，等會把口哄送來！

小石：唉，你怎麼不說呀？拷問室才難受哪！（有子跟小石從右門入）

松本：（燃上火柴，自己點上一支烟，遞一支給河上）教授，抽支烟吧，烟可以使人的

精神興奮，開暢思路，可以幫助你思想問題，給我一個圓滿的答覆！

河上：對不起，我不會抽煙！但我的頭腦一向是清醒的。

松本：清醒就好辦，一個人『要回頭是岸。』

河上：你應該瞭解這個道理！

松本：金石琴，你是朝鮮人，你是犯的破壞戰時交通罪！

金：是，我是韓國人！

松本：你兩年前：在你的家鄉犯過案。逃亡到東京來，一直和鮮朝土匪軍有聯絡的。老

老實實的說吧！

金：是的，我和韓國的義勇軍的聯絡。你知道的很清楚，不用我說了。

松本：最近炸翻兵車，朝鮮駐軍的嘩變，主持的頭目，和以後的計劃？在日本境內還有

多少像你這樣的人？

金：你的兵車，還要翻。你的軍隊，還要變。凡是韓國人，都是像我這樣的。

松本：胡說，你在我的面前鬧玩笑，當心你的腦袋！

金：我的腦袋，不用當心，我的父親死在你們的手裏，我的哥哥死在你們的手裏，我的

母親！我們弟弟，我的全家！你們愛甚麼就甚麼吧！

松本：你一家怎都沒有好結果。你應該早點兒覺悟，救救你自己！

金：是的，我早覺悟了，我要報仇，你聽着，十年前的一個冬天，我家裏突然來了一個陌生的客人，那客人和我的爸爸談了三天三晚，關起門來，誰都不許聽。在一個深夜裏；他又走了。第二天你們就把我的爸爸捕了去，先說要錢，等我媽媽把家產破盡，把錢送到你們約定的地方去，你們把錢收了，才把我的爸爸抬到我的媽媽面前，我媽媽揭開蒙着的布，只見一滴一滴的血流出來，原來我的爸爸已經給他們殺死了，我的媽媽就沒有回來，投河自殺了。在我們一家人慘死了之後，我是過着多麼可怕的日子，我要說的就是這些。（激動憤恨）

松本：那是罪有應得！

金：犯了什麼罪，一切都由你走狗特務們說，血債只有有用血來還！

（衆囚聲音血債只有有用血來還。）

松本：又是胡說，至死不悟，小石帶她上拷問室去，我懶多費精神了。

金：拷問，等着，你等着將來人民法庭的拷問。（疾步入右側）。

松本：今天真麻煩，小石把酒倒一杯來！

小石：要什麼酒？

松本：隨便那一種酒都成，反正不會喝醉的。

蔣：（向日衆）聽說日本是鳥不語，花不香的國家，今天又聽到酒不醉，是人間？還是地府？

松本：（驚覺似的）時間不早了，先解決中國人的問題吧。

小石：（端酒杯上）

松本：（奪杯牛飲）林唯良！

林：（一躍而前）有！

松本：你是中國支部的負責人，你的同志們他已經給我們一網打盡，打算送到警視廳去

審判。如果你能和我們合作：我保送你到中國戰場上去工作！

林：你愛怎麼就怎麼，我是不能幫你們去殺害我們自己的同胞！

松本：不必固執；一個人誰沒有過錯，特別是青年人！

林：我沒有過錯，愛祖國，我不能承認有罪。你們妨礙他人愛祖國的自由，才是犯罪。

松本：（哈哈）你愛你的祖國，已經來不及了！在三個月以前，你的故都——北京已經

給我們佔領了。你如果能參加我們的工作，我能担保你生命的安全，如果還要固執，那你的一切都完了！

林：我是要和我的祖國共存亡的，不必再談了。

松本：還有你的兩位女同志，是否知你一道工作的？我想放在一塊兒解決！

林：我和她們沒有關係，不必放在一道解決。

松本：你們是同志，娘兒們更可惡。你們不肯簡單解決，就讓你們吃點苦頭！

蔣：我們一向是要求男女平等上斷頭台，下地獄也要平等！

松本：好吧，讓你們平等去，上拷問室去！

林：上拷問室，得不到結果，上斷頭台，又怎麼？（三人激昂地從右門入，河上目送之）

松本：時間弄得太晚了，對不起，河上教授，我們好好的談談。小石，去端茶來。（拖

椅近河上)

河上。(輕蔑一瞥)

松本。河上教授。你是我們國家最高的學府地位最高的學問家。你在學術界最有威權，你能影響全國的智識青年！

河上。你太恭維了我。

小石。(端茶上)

松本。小石，你在外面等着！

小石。是的，老爺，你有事叫我得了。(下)

松本。一個國家的強弱，固然大部份決定於軍事。但政治、文化也很有關係，教授，你看我們這次的戰爭，有勝利的把握麼？

河上。你說的什麼，我全都不懂。你們高興製造殺人，製造毀滅。勝利和失敗，你自己應該知道。

松本。我要問你，你努力撒佈反戰的種子，我想總有你的立場，你無防講出來。大家商

討商討！

河上：是的，反戰，我承認這個。但不是我一個人，全國人民；全世界上的人民，都在熱烈地反戰。我是一個人，一個公民，也和他們一樣。你要問我站在什麼立場。

我是站在愛國愛民，愛人類，愛和平的立場！

松本：你如真站在愛國愛民的立場，應該歌頌戰爭，擁護戰爭，和我們努力爭取戰爭的

勝利！

河上：我不能撒謊；你們法西斯的侵略戰。必然遭到失敗。我們的國家人民，會遭到滅亡。

松本：這怎麼是侵略戰，日本人口這麼多，資源又最少，你是一個日本的國民，難道你還不知道麼？

河上：我什麼都不知道，你比我更清楚，問我幹嗎？

松本：你一切都拒絕答覆，難道就這麼算了麼，你是重要的戰時政治犯，你得把反戰組織詳細說出來。你如果能覺悟，替戰時祖國出點力，你的地位準會高升。

河上：我已經沒有了祖國，只有一個信仰，一個工作值得我去作；那就是反對侵略戰爭，消滅法西斯蒂。

松本：你得當心你的腦袋，還有你的老母，妻女，得好好的想想！

河上：不等到今天，我早已想過了，除了你們覺悟，我是沒有什麼好談的。

松本：你只要說出軍隊裏一部份的組織，我可担保你生命的安全。

河上：我們的反戰工作，滿佈每一個角落，說也說不清的。如果你們認為這是犯罪的话，我打算用我的生命來抵償。

松本：你簡直是奸細，賣國賊，和漢奸一樣可恨的。

河上：你也覺得漢奸可恨，為什麼又要拚命的鼓勵人當漢奸，壓迫人當漢奸呢？一個有意志的人，決不會向任何惡勢力投降。

松本：服從國家，服從天皇，是國民應有的責任。

（傳入一陣酷飛下發出的慘叫聲）

河上：你聽，這是什麼聲音，你們這些兇惡的劊子手，你們自作惡犯罪，還要壓迫人家

犯罪。你們法西斯不會再有五年的壽命。

松本：你應該聽聽，如果你再這樣頑強下去，也得請你嘗嘗這種滋味！

河上：我，我今年已經五十八歲了，已經作了十年的政治工作。「人生七十古來稀。」

活到七十歲，也只有十二年的光景。我的生命已經不值得愛惜，只有他們年輕的

一代，給你們摧殘，陷害，我真覺得憤恨，傷心！（悲慘交等）

松本：教授，你這麼說，已經置生死於不顧了。好吧，等着瞧，看你有多大的本領。

小石，派人到本鄉森川町十番地去，把河上教授一家人都帶來。

小石：連他八十歲的老母親也要帶來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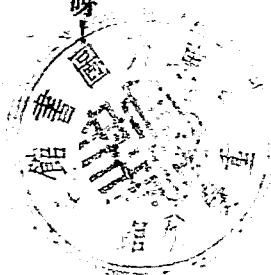
松本：是的全家，連八十歲的老太婆。也許能幫助我們解決事件。

河上：我不能連累我的老母親，還有我的妻子，女兒，她們沒有犯罪呀！

松本：你怕連累她們，就應該說了。

河上：我一切都說完了，如果認為我是犯罪，應該用我自己的生命去抵償，和我的母親

，妻女有什麼關係。



松本：我們的啓印已經準備好了，你八十歲的老母，要爲你嘗點炮烙的滋味，你真是大大的不孝。叛亂天皇，是大大的不忠，不孝，不忠，死有餘辜。

河上：我的精神很壞，想喝一點酒，你能允許我喝點酒麼？

松本：那是最好的事，酒可以消你的新愁舊恨，喝了這杯酒，重新作人，小石，拿酒來，拿金頭白蘭地。教授，你還要什麼。

河上：我什麼也不要了。我還要一點紙，一枝筆！

松本：那好極了，是我最希望的，這是最好的紙，最好的筆，是舶來品，我自己也捨不得用的。（遞紙筆給河上）

河上：（伏案寫字）

松本：到底是最高的文化人，我提出的問題，不用口答覆，用筆來答覆。又詳細又正確！

河上：酒來了沒有？

松本：快來了，還準備一點兒菜，太夫人，夫人和女公子，想快到了，等她們來一同喝

吧？

河上：不必等，我先喝一點！

(小石提酒菜上，開酒遞上)

松本：教授，喝吧，這是法蘭西的白蘭地。我們招待外賓才用的。

河上：(冷笑謝謝！接酒，一飲而盡，連倒連飲。乾數大杯)

松本：河上教授，你真豪飲！

河上：(連飲兩瓶，醉意薰薰)

松本：教授，你醉了，寫好的東西，給我看看派人送你回府！

河上：(臉紅眼直，步法顛簸，交紙條給松本)

松本：什麼「打倒日本軍閥，消滅法西斯，奮鬥到底，誓死不屈」胡說胡說

河上：好此，我用生命來證明一切，真的反戰份子，是捉不盡的。(砰然一聲，墮樓而

下)

松本：(驚惶失措，目瞪口呆)

小石：報告隊長，老太婆和小女孩還沒有來！

松本：快下去把河上帶來！

小石：在那兒？

松本：（指樓窗下）就在那裏，快去，快呀！

（瞠目相對，舞台暫啞）

小石：扶河上，半拖半扶，置舞台中央，河掙眼一望，又無力合上眼）教授已經死了。

（拷問慘慘叫聲又起）

囚聲：你們的末日到了！

松本：（震脚）胡鬧，胡鬧，這是什麼聲音？！

（隣近教堂裏響着鏗然的晚鐘。）

——幕

第三幕

時：夏末秋初，一九四四。

地：上海辣斐德路郭寓所。

登場人物

郭·噲松

蔣雪蓮

林唯良

楊曼華

高佩珍

葉君超

(61)

孫老太

孫小燕

錢奶奶

阿洪

小工

景：一間草開間的客堂樓，同時就是書房，臥室，飯堂，客廳。二棹一床，五抽櫃上擺着鏡子，花瓶，熱水瓶和茶杯。寫字台上堆着書刊墨水瓶和紙筆。小台燈下置一精巧玻璃相架，裏面裝一半身男相。四壁高懸油畫木刻。全室陳設簡單調和。

郭：（將抱着的小孩放床上，把報紙閱讀，自言自語）哦，長沙失陷了，固守了快六年的長沙，最好的反攻根據地丟了，這一次可丟得太快。桂柳緊張，東南半壁河山，在動搖了！在動搖了！

阿洪：（引孫老太上）三奶奶，老太太來了！

郭：（忙起身相迎）媽媽你來了，請坐，快替老太倒茶，老太歡喜喝濃茶！

阿洪：我去沖茶！

老太：（就坐）小燕睡着了，這孩子近來怎麼樣？聽姑婆說，她又害過一次病，現在可

好了？

郭：是的，這孩子近來身體老是不健康，不是發燒，就是咳嗽，離不開一點兒小毛病。

媽媽，您近來可好？

老太：我還好！

阿洪：（端茶上）老太請茶！

郭：阿洪，你快打算燒飯，回頭，我下來弄菜。

阿洪：少妙，今天的麵粉沒有買着。

郭：菜呢？有些什麼？

阿洪：天一亮，我就領牌子等着買雞蛋，一個也沒有買着。

郭：怎麼這樣傻！

阿洪：今天爲着買雞蛋還打死哪！

老太：那是爲什麼？

阿洪：你聽我說。西摩路小菜場在賣雞蛋，有的人早已交了定錢，一會有幾個帶槍的日本人來了！

郭：是不是武裝日本人？

阿洪：不是武裝的，是便衣的，是叫什麼特務的日本人，硬把雞蛋都拿去了。交了錢的

人問他要雞蛋。他不給他，還開槍打死了人。那麼大一灘血，手脚老像抽腔似的動着哩。真嚇死人，我再也不去西摩路買菜了，老太，少奶，我怕！

郭：一個中國人的命，和一條狗的命一樣，唉，這黑暗的世界，這上海！

阿洪：少奶，我怕！

郭：你這阿木靈，到買了一些什麼菜？沒有買着的，再去買呀，老太在這兒吃飯，沒有菜怎麼成！

阿洪：少奶，我的心，一直卜卜的在跳，腿也駭軟了，我走不動，我不能去買菜，唉，

少奶，我不去！

郭：有什麼？難道上海這麼多人就不吃飯了麼？

老太：嘯松，我是來看看小燕，問問老三的消息。我不打算在這兒吃飯，買不着東西就帶她們上我那邊去吃一頓飯。你大哥是男人，方法總要多一點兒，你一個女人家，拖着一個孩子，怪可憐，老三近來有信來麼？

郭：老三很久以前有一封信來，說他要入空軍工作，以後一直沒有信來了。總之自香港失陷以後，他的信就很少了，聽說大後方有一種法律，准許男人娶抗戰太太。我想他也許已經娶了一個抗戰太太，把我忘了。媽，你說是不是？

老太：那成什麼話，我們老三不會的。我担心的到不是這個，我担心的是你這裏沒有接濟，你母女倆的生活過不去！

郭：生活，這時候的上海，誰都受着生活的壓迫！

老太：你們不是等着沒有大米麼，回頭叫阿洪跟我去，領一點米來！

郭：我不要，米還有一點！

阿洪：少奶，那裏來的米，最多還能煮兩次稀飯，再吃稀飯，我可沒有力氣了！

郭：別多嘴，我吃什麼，你跟着吃！

阿洪：稀飯，稀飯，到上海來還是稀飯。我情願回鄉下去。也不過是稀飯。不會受驚

嚇！

老太：阿洪，別多說了，好好的服侍少奶小姐，飯總不少你吃的！

郭：阿洪你去買點小菜，不要阿木靈西西的就在這兒！

阿洪：哦，我去了！

老太：僱用人不容易，好好的待這小妮子！

郭：媽，我告訴你一件事！房東奶奶昨天來一個通知，要我月底搬家。她已經把這房子

租給別人了！

老太：你住了三年多，她又想起租給別人，什麼意思！

郭：還不是想加租，聽說租給別人是五萬！

老太：從前五萬元，要造一大幢洋房。現在真不成世界。東洋人進了租界以後，世道更

一天的不如一天了！

郭：是的，東洋人進了租界，誰都感到吃不消！

老太：我看生活實在也太困難，我回去和你大姑婆商量商量，你帶小燕到姑婆那邊來住。幫她一點兒忙，她的診所裏少請一個就得了。

郭：媽媽，不用和她商量，小燕這孩子又玩皮，我對醫科是外行，幫不了什麼忙。這兒不能住，我自己想辦法好了！

老太：一個女人家拖着一個孩子，有多少辦法的，唉！

郭：媽，我看時局變化得很快，我想離開上海到內地去，那兒有工作，有生活，最要緊的是找自由去！

老太：一個人拖着孩子，如果碰不到老三，不是很糟麼？

郭：到內地我想總有辦法吧！

老太：好吧，我回去和你大哥商量，阿洪你和我去領點東西來。有空帶小燕過來走走（

扶杖而下）

郭：阿洪，送老太，媽媽，好走，過兩天來看媽媽！

阿洪。(應聲)

蔣。(穿短衫褲，提菜籃上) 嘯松，我替你買了一斤肉來，我們很想吃你的炸元子。

郭。那好極了。阿洪到老太那邊去領麵了，有了肉可以作餃子。小燕已經睡着了，我們

趕早動手！

蔣。我告訴你一個更好的消息。(指架上相片) 關於他的？

郭。關於他的，唯良的消息？快說，他怎麼了？

蔣。你不想見他？

郭。想見他，又怎麼可能？

蔣。若是可能，你願意付出什麼代價？

郭。不可能，我肯定的說不可能，要見他，除非是作夢吧！

蔣。假使真可能，你又怎麼說？

郭。假使真可能，我願意付出一切可能有的代價，除了我的生命和x x……

蔣。除了你的生命和工作，是不是？不要你任何高貴的代價，只要你的炸元子。好，你

等着吧。……

林：（隨蔣上，皮色粗黑，魁梧精幹）肅松，我今天作了小蔣的炸元子！

郭：（驚喜）哦，哇，真是你，我真不能相信我的眼睛！

林：是我，還是七年前的我，一點也沒有變。

蔣：好，你們談談，剪不斷纏成了講不完，我回頭和凌英一道來吃飯，我們今天是最

興的，特別是肅松！

郭：小蔣，別又開玩笑笑了，醫院裏的金石琴傷勢怎麼樣？

蔣：金石琴，希望很少，醫生說腸子中了彈，開刀出血過多，人已經是半昏迷的狀態。

林：日本人進了租界，怎麼還玩暗殺的把戲，天下不全是他們的？

郭：因為他們表面上收買智識分子，特別是成名的文化人，不願意把屠殺的牌子公開

的掛出來，還是進行暗殺！

蔣：這一次暗殺金石琴的劊子手，還是前幾年暗殺茅麗英的那一批人，換湯不換藥，反

正要咱中國人的命！

林：我們不也是愛他們的命！

郭：雪遙，醫院裏的環境也不簡單，你進出得特別當心別誤。

蔣：好，我的藥籃呢？這就是我的護身符！

林：蔣，你不能單靠這一套外表的掩飾，還有你的言語態度。只要留心你那雙有靈性的眼睛，就很容易識破，決不像個大姐，是個智識分子。很深刻的智識分子，我常在爲你們久留上海的朋友擔心！

蔣：我知道了，你們多談談。是現實，不是作夢（作玩皮相下）

郭：（靠近林，誠懇地）唯良，你怎麼來的？怎麼又想起我呢？

林：我來上海，爲着一件機密的事情。你不必問，我不會忘記你和七年前一樣高。

郭：可是唯良，你黑了，好像老大了，你的健康呢？我常常在擔心你！

林：我很健康，我能日晒夜露。我的身體變成一條牛一樣，嶙峋，我覺得你變了，變得

憂抑老成了，你受了不少生活的磨折吧！

郭：唉，七年了，多麼長的日子，記得七年前的時候，我們一同從東京拘留所出來，大

家都是一顆熱烘烘的心，希望明光，希望幸福，但是這些都離我很遠，我的心變得蒼老了，可是，唯良，你真的沒有忘記我麼？

林：是的，沒有忘記你，一天也沒有忘記過，我的心還是和七年前一樣熱烘烘的，（走近書桌，見自己半身相）驚叫：「噯！噯！這張相片你還留着？」

郭：留着的，無論在什麼地方，我都把牠帶着。在任何危險的時候，也不忍一刻拋棄牠。爲了得藏牠，費盡了心機，爲這張相片也受了不少冤磨。

林：站在我個人的立場，應該感激你，爲什麼老是抱着感情至上主義不放呢？如果因這張相片出了事，不止是害了你，害了我，還妨礙了我們的正儀，給我拿去噯，並把牠毀了更乾脆。

郭：唯良，我常想對你對我太無情。這樣一點安慰不給我，證明你在我的面前，殘酷得不近人情！

(71)
林：噯！一張相片有什麼用，如果這相片上的人對你沒有感情的時候，你還留着牠，你的心思不是白費麼？

郭：留着有用的；在一些事上碰着苦悶的時候，某些人類使我厭煩的時候，看到牠，就像看到你一樣。能使我興奮，有勇氣。有時對我自己幾乎進於絕望的時候，你是我最後的安慰，最後的理想。這相片永遠值得我保留的，一直到我生命的最後。（奪

相片藏於懷）

林：你對我個人的感情，深深的使我感動。正因為這樣；我不會把你評價得比七年前更高一點。在你的腦子裏，依然是感情至上。不能把你自己變得更堅強，更進步。對我們的民族解放事業更有用，你還記後七年前，我們怎樣痛苦地分手麼？

郭：唯良，你還是懷着七年前的心情來看我，又何必使我的創痕重新發痛呢？我看你變得

得更殘酷了！

林：唯良，我早已說定。冷酷有時對人是帶有激刺和鼓勵的。也許我比七年前更冷酷。郭：爲什麼我們還要朝冷酷方面走呢？

林：我們處的時代不同，不能像七年前了；我們還有溫暖的家，過着飼鳥式的生活。現在呢，我們沒有家，我們的祖國又受到空前苦難。我們同時代的朋友，有戰死

去。有的變了節，有的變了伍。我們還活着，就應該好好地獻出我們更多的力量。量。老年殘酷的鬥爭，應該教訓您管理堅韌。不應該把理想放在某個人的身上！

郭：你說這些話，我都知道，不過人總歸是人，感情很自然的由人的心裏發出來！

林：（走近床）這裏有個小孩，是誰的？

郭：是我的！

林：你結婚了，是和我朋友中的誰結婚？

郭：我結婚了，不是我朋友中的任何一個。是一個很良善的人，技術人才，他一直爲國

家忠實地服務，他不懂得我的幸福，也不瞭解我的痛苦。一直互相尊敬，互相忠實

地生活着。可是，唯良，日子過得太長了！

林：你雖然結了婚，但并不是完全無意義。你也作了不少的事，有時也犯錯誤，但你的

本質很好，希望你能站在你的崗位上，繼續工作下去！

郭：我想前進一步，離開上海，改變我們的工作。唯良，在我們分別的時間裏，辛酸踏

淚，像過着一個長長的黑夜。唯良，看到你，像天亮了似的！

林：噯松，你還是七年前的情調，叫我怎麼說，我不高興看到感傷氣氛太重，你求離開上海，還要看環境的許可。我來上海，和你的工作部分，不發生聯系。我僅僅是爲着，爲着感情來看看你！

郭：唯良，真高興，你也是爲着感情，對我還有感情？唯良，我一點也不感傷，我一點也不悲觀，我沒有蒼老，唯良，我要你一道去！

林：你的主觀能吃苦，能工作。但是你的生活習慣，還有你的丈夫，你的孩子，又怎麼能讓你過更尖端的生活呢？我看還得考慮考慮！

郭：不用考慮，我決不再犯七年前的錯誤，不會妨礙你的工作，我不企圖佔有一個人。這牛拉磨似的家庭生活，已經過得厭倦了，唯良，你讓我和你走吧！

林：噯松，我瞭解你，我同情你，但我還不能答應你這個要求。不是我個人的事。

阿洪：（提籃上）少奶，麵粉拿來了，還有雞蛋。

郭：快下去，開始作飯，今天有一位先生，蔣小姐，還有客人，都在這兒吃夜飯，先把肉斬細，回頭我下茶作元子！

阿洪：少奶，錢不夠！

郭：你去買就是了！

阿洪：要五元錢一個的小煤球，錢不夠。

郭：拿去吧，這裏是二百元！（遞錢給洪）

林：妖高的生活，上海的同胞怎麼生活下去？唉！嗚呼！難怪你叫苦，要作母親，又作

主婦，還要在艱苦中工作。真是一個理想的女人，你雖然蒼老了，我覺得比以前更

可愛！

郭：愛？我從來沒有聽到你和我說過這一個字，我憑什麼還能爭取一個人的愛？我不相

信這話是真的！

林：是真的。

郭：我才快樂了。唯良，你真的愛我麼？

林：我，我是說你可愛，并不是說戀愛，這個回頭再談吧！我還有一個約會，要到晚上

八點鐘以後，不能完，你們不必等我吃飯。

郭：要等，等到八點以後，你一定要來！

林：好我先走了，回頭見！（握手）

郭：唯良！

林：（轉身上）什麼？

郭：葉君超，楊曼華都在上海，你知道麼，得特別當心！

林：知道的，回頭再談，（握手）

郭：上海地方，我們的朋友多，敵人更多！

林：唔，（撒手快步下）

郭：（取出相片，畫裝上鏡框，隨手放在床上，檢點書櫃）

阿洪：（神色驚異）少妙，有幾位客人要見你！

郭：什麼客人？……

阿洪：兩位女客人，一位男客人，很漂亮的！

郭：請她們上來！

阿洪：唔！

郭：很漂亮的，我那裏有很漂亮的客人！

阿洪：（領葉，楊，高上）

郭：（驚異，勉強鎮定）哦，你們。

楊：噲松，許久不見，你好？（握手）

郭：貴客，請坐，阿洪倒茶。（同時和高，葉握手）

葉：料不到吧？郭小姐！

郭：這麼高貴的客人怎麼會到寒舍來？真料不到！

葉：還有料不到的一件事！

郭：二件什麼事？

葉：佩珍！

高：（撒嬌）佩珍什麼呀！

楊：佩珍和君起結了婚。

（37）

郭：恭賀！恭賀！佳釵才子，天作之合？

葉：郭小姐，你總有點兒奇怪吧？

郭：一點也不奇怪。

高：她會奇怪，我多少好人我都不愛，偏偏要愛上你！

葉：不是這個，郭小姐你會奇怪我改變了理想！

郭：誰不知道現代派的三公子，佩珍是轟動一時的佳人，公子美人必然結合。一點兒不

意外！

楊：三公子，還有兩位？

郭：是的，還有兩位，我知道王森狐步舞的那位公子，坐在黃色車上被人暗殺了，可憐他

汽車還沒有坐着就死了。葉先生的汽車可坐上了。還有一位寫什麼草詩人，有一

點兒瘋子的留法的浪漫詩人，上那兒去了？三公子中，死了的那一位最年輕，最漂

亮！

葉：郭小姐，你不覺得可惜麼？記得我們第一次和××小姐，現在走與路線到了美

的那一位小姐，在一個春天的下午，我們特別跑到光華大學去看他，他在運動場上跑下來陪我們到麗娃特地跑去搖船，你當時沒有什麼表示，那位小姐可中魔了，發瘋一樣的不能平靜，一夜寫了一篇散文，叫剪秋蘿，硬要我在雜誌上替她發表！

郭：我記得，「剪秋蘿」是像徵她悲劇的戀。那時你很妒嫉他，很難過，是不是？

高：爲什麼呀？

郭：因爲葉很愛那位小姐，那位小姐愛上了那位上海狐步舞的公子，若是那時候有愛國份子多好啊！

楊：那又是爲什麼呢？

郭：如果那時候有愛國份子把那位公子預支了，葉先生就可以得着那位小姐了。

高：那我！（悚然相對）

楊：那我！（惘然相視）

葉：那麼，我會跟着那位小姐走國際路線去了，不會就在這兒受日本人的氣，曼華不會

現在來當小寡婦！

郭：曼華，怎麼了？

楊：過去的事，別提了。提起來，都夠令人懊悔傷心！

葉：唉，小木真是可憐！

郭：曼華，當小寡婦，小木真可憐！我知道一切了！

楊：舊事不用重提，說我們現在的吧。嘯松，我們幾年不見，你真變得太勵害了！

郭：你們也變了，我是變老了穹了，你們是變漂亮，變高貴了！

葉：郭小姐，你還是愛玩皮愛說諷刺話！

郭：這就叫作人老心不老，特別見了漂亮的小姐，誰不開心！

阿洪：（端茶上，點香烟）

（各人抽着自備的香烟，葉遞烟郭）

郭：謝謝，我還是鄉下人，不會這些玩藝！

楊：嘯松，我早知道你在上海，我怕你不高與見我，特別是小木死了以後，我也消沉得

多了！

郭：我因生活太潦倒，很少出門，一切人情世道，我都不聞不問！

楊：我一向在上海，佩珍和葉先生剛從香港來，我們要到東京去入席東亞文化協會，希望留東的女同學，多多的參加！

郭：這是你和佩珍多多的代表吧，像我作了多年的家庭婦女，靈感都沒有，談不上文化，像我這樣的人，沒有什麼事業希望了，謝謝朋友們的好意！

葉：郭小姐，你一向都沒有寫東西麼？那真可惜！

郭：別提寫東西了，自從回國以後，把一切都拋棄了，結了婚，生了孩子，連報紙都很少看了，結婚對於女人真是太殘酷了。

楊：他沒有寫東西但她沒有離開過實際工作，

郭：你又歪開玩笑了，我工作什麼呀

楊：我們都是老朋友，對你很關心。我知道你在上海的生活很苦，我想幫你一點忙，也希望你能幫我們一點兒忙！

郭：謝謝老朋友的好意，你一個家庭婦女，什麼能力也沒有，幫不上什麼忙，也不敢接受你的幫助！

楊：何必在老朋友面前說反話，你還是七年前的精神，爲國家民族盡力，我們很佩服，不過言語說得好，『明哲保身。』你要明白上海的環境，我問你，想救一個人麼？

郭：誰？我那有救人的能力？

楊：是你的夢裏人，他來了上海，就在幾個鐘頭之內，就可把他扣留。你如果和我們合作，我能担保他生命的安全！

郭：（漸感不安，看鐘快到八點。悟林照片在床上，想掩藏又不好動手，索興不去理）曼華你別開玩笑，我作了妻子，作了母親，那來還有夢裏人！

楊：（快點走向床，取照片示衆）夢裏人在這兒！

郭：真的這張相片還在這裏，東京時候拍的。曼華，你還記得麼！新宿一家照相館，請你和我拍樣品。唯良要求和我們去，他也拍了一張照相，一直放在書本裏，他

當時還說：『我不許那傢伙大模大樣替你們拍照。』這張相你那裏也有，恐怕比這裏存的照片更多，這樣說起來，你到是他的夢裏人。

楊：嘯松，你真不愧爲一個女政治家，會隨機應變，會反唇相譏，但是事實勝於雄辯，唯良來了上海，也許你們已經見面了？

蔣：（提籃上，見楊等驚惶，轉鎮定）唔！

楊：雪遙，怎麼這樣子，你太忙了，爲國奔走，你的身體怎麼樣？

蔣：（放下籃子，喜形於色）曼華，佩珍，葉先生，你們都好，我很念着你們！我今天作了嘯松的臨時大姐，她許久買不到肉和雞蛋，要我幫忙去買雞蛋給她小寶寶吃。我要是不答應哩，她又說：你們沒有作過母親的人，一點慈愛也沒有，她現在是個

當地的賢妻良母！

高：她是母性發達！

蔣：我常常笑她奴性發達！

楊：雪遙，你太高明了，真像一隻小鳥似的，令人捉摸不定，嘯松恐怕不像你說的那麼

道地，那麼賢良吧。你姐姐都負起救國的使命，努力救國工作，你們看我們的蔣小姐已經化裝成了一個大姐。可見她犧牲的精神！

蔣：今天我是負起大姐的任務，就不能光顧你的美容院，時裝店，真的我們很想去參觀你的傑作！

葉：什麼傑作，是不是「雨後梨花，海上風月」？

蔣：她怎麼了？在演電影麼？

郭：我要去看你的電影，曼華！

楊：小蔣真會說話，難怪接到關於她的情報很多，有許多人想和你們兩位談談！

蔣：有許多人想和我談談，談什麼呀？

楊：談革命，談文學！

高：還有呢？

葉：談戀愛！

蔣：革命，文學，戀愛，這對於我已經是個遙遠的夢！

楊：並不是夢，如果你需要的話，我們都能給你！

蔣：他已經沒有那樣的情緒了。而且你們能給我的，也決不是革命和文學，而是另外一

種東西，我只有謝絕！

楊：明天上我家裏去吃晚飯，再詳細的談談，你是一隻小鳥，已經沒有翼翅飛出去了。

郭：（看表着急，對蔣使眼色）小蔣，你不要在姐姐面前撒嬌了。你是反角色，專門高

興和人抬槓。老脾氣不改，老朋友都能諒解的。

葉：我們再來一次大團圓，明天聚會，就在曼華的家裏！

蔣：大團圓；已經沒有辦法團圓了，你們現代派的三公子，已經去了一角！

郭：別胡說了，會引起人的傷感！

蔣：（悚然四顧）唔！

楊：明天上我家裏去吃晚飯，放車子來接你們，嚇松，你的小寶寶可以送到老太太那邊

去歇一會吧。你們生活上有什麼需要？

蔣：我們需要的東西太大了，誰也不能給我們！

高：最高限度，是米呀，麵呀，上海這地方稀奇這些，香港才不呢？

蔣：我們需要自由，需要祖國的自由解放！

郭：曼華，我們這年青，餓不死。不必勞你的心力，上海還有許多挨餓的同胞，我們要爲大多數設想，不要完全給利慾蒙蔽了良心。

葉：郭小姐，真會說話，又勵害，又溫和！

楊：言語一句，明朝會！（上海口音）

（衆握手道別）

郭：雪遙，真糟糕，怎麼辦？

蔣：我剛才來的時候，這附近一直到跑狗場，回力球場，都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在埋伏，我進來已經不能再退出去，我猜你這兒一定有變化，還是硬着頭皮來看看，看情形，我們不能自由行動了，假如要通知唯良，也只有我能去。得再化一次裝，索性打扮一個少奶奶，很漂亮的少奶奶！

錢奶奶：（匆忙上）孫少奶，我前天的信，你看到了沒有？正是想請你把房裡清一清，

還有從下月起，房租是五萬。

郭：對不起錢奶奶，房租還要等幾天！

錢：不能再等了呀，剛才不是有那麼多關氣的先生太太來過麼，你可以向他們設法呀！

蔣：胡說，別人闖是別人的事，和我們有什麼關係。我看明天再談吧！

錢：明天錢得準備好，我再不能拖延了！

蔣：好奶奶明天再談吧！

錢：（擺嘴，咕嚕下）

郭：我是決不能自由行動了，這裏有兩套衣服，借來演劇用的，華麗是真夠華麗的。只看襯不襯身。（遞衣服給蔣）你去換衣服，我得收拾一些文件書信，把牠毀了。雪

遙，這次是我們最後一次患難了，我希望你和唯良都安全，我是反正走不了的。

蔣：嘯松，我們在危急的時候，更需要錢定，我告訴你一個經驗，昨天我去看電影，其初放廣告片，孫中山先生的相片映出來的時候，全體起立，等到汪精衛的照片出來的時候。大家都默坐不動，日本鬼子氣了，把門關起來，要我們解釋理由。如果說

得不對全體遞捕。我就站出來說：我一個人出來申明理由，如果說得對，請把全體釋放，如果說得不對，請把我一人關起來，其他的人釋放出去！

郭：你怎麼說的？

蔣：我說：『孫中山當元首的時候，我們吃的是一塊錢一担米，汪精衛當元首，我們要吃兩萬元一担的米，實在再不能開心了。』結果把我們全體都放了。

郭：是的，我們要臨危不苟！

蔣：我的衣服已經換好了，你看還像麼？

郭：很好，又恢復七年前的蔣小姐了。

蔣：我應該走了，如唯良來，你有沒有信帶給他？

楊：沒有信，你告訴他，我準備拿事實來證明我的意志！

蔣：我去了，如沒有意外，我十點鐘後就回來看看你！

郭：雪遙，不要再回這兒來，我這兒很明顯的已經給他們包圍了。我們為了工作，省一份犧牲，多一份力量，不必擔心我！

(拍門聲，二人震驚)

郭：雪遙，鎮定，你作我的姑姑，姓孫。我去開門，希望這不是唯良！

蔣：如果不是唯良，我們倆就更糟。

郭：情願我們倆糟！

小工：(負兩袋上)請問這兒有郭小姐麼？

郭：我姓郭，有什麼事？

工：一袋麵，一袋米，是楊小姐叫我送來的。這裏還有一封信！

郭：(拆信和蔣同閱)

蔣：誰要她的米，滾！

郭：(使眼色和蔣耳語向工，)這裏是百塊錢，請拿去作車費，有件事煩你：孫小姐要

到霞飛路開利去作衣服，沒有人替她提包，我的大姐很忙，勞你送她去，回頭再來

取回信。(遞包給工)

工：(抄過錢和包，喜形於色)好的，謝謝！

郭：（送蔣出轉身清理文件件的撕毀，最後拿着林照片，癡情地）唯良，你在我的身邊七年了，不能一刻和你分離，今天不得不……可是唯良，這次也許是我們永遠的分離呢？（使勁撕相片不斷猶毅地。）唯良，讓我永遠作着幸福而痛的夢吧？

阿洪：（聲）少妙，肉斬好了，爲什麼還不下來作元子？

郭：唔。

小燕：翻身，媽媽！媽媽！

郭：唔！

（拍門聲。）

郭：誰？

小燕：哭，媽媽！媽！媽媽！……

（拍門聲緊迫）

郭：小燕，寶寶！媽媽恐怕要離開你了。

小燕：媽媽，（慘哭）

182

（拍門聲緊迫）

！
幕

第四幕

時：夏末秋初，一九四〇。

地：上海愚園路楊曼華寓所。

登場人物

楊曼華

葉君超

郭嘯松

蔣雪遙

倪凌英

高佩珍

老 魏

衛士甲

衛士乙

景：遜司斐爾公園附近的，一條林蔭道，常年撒佈着醉人的芳香，一所幽靜小巧的花園洋房；設在林隱深處，月白風清的晚上，這兒盪漾着歌聲舞樂。

一間華麗的大廈；全套克羅米傢俱。鋼琴，茶機，圓椅上，置銀色花瓶，滿盛紅白茶花和水。牆壁間懸有楊油畫相及照片多幅。其他畫刊和照片本，整齊的陳列着。本子裏有楊生下來一月至最近一月的照片。她每月要拍一張不同裝飾和姿態的照相。她常引以自豪。

時近黃昏；無線電放着最流行的歌曲，電話的鈴聲喚出男僕老劉。

老劉：（接電話筒）喂，你要那裏？……是的，有楊……是楊小姐。……她不在……是的

她回來，我一定告訴她。……她的，你放心，我不能忘記。（放下電話筒，自言語地）一會兒是太太，一會兒又是小姐，有時候稱起先生，有些小子們。叫起親愛的，親愛的來。怪難聽的。我老頭兒活到五十來歲，沒有見過這些娘兒們的一

花樣↓

(楊借葉君趨上)

楊：老劉，快到檸檬水來！

葉：你又醉了吧？

楊：我到沒有醉，我看你像醉了，說話沒有條理，精神也不集中，有點兒心不在焉！

葉：唉，到了這種境況！

老劉：(端檸檬水上)

楊：(接過水杯)老劉，有誰來過，在我們出去以後！

劉：沒有誰來過，只有一個電話來！

楊：是那兒來的電話？怎麼說的？

劉：是總隊部來的，說回頭送三位小姐，三位女的到這兒來！

葉：就是送郭她們來，是不是？

楊：我看你對她們很發生興趣！

(25)

葉：我對他們發生興趣，這是很普遍的事，因為她們的兩位本來是老朋友；雖然道路不

同，還有一些友誼！

楊：還有舊情難忘，是不是？

葉：談不到情，不過看到她們自然能引起我一些懊悔和舊時的傷痕！

楊：我知道了，你和她們中間的誰，一定有過戀愛。是不是？不用後悔，你跟她們去好了。她們會擦動你的新愁舊恨。我把他們一刀斬了。

葉：一刀斬了，這有什麼意思！

楊：就是爲着你！

葉：曼華，你的誤會太深了，我能離開我的愛人來愛你，難道還有二心麼？

楊：離開你的愛人，若不是松本把她抓去，你無路可走的時候，才來找我。我也是因

小木的關係才接受你這失意的愛。不必談了，我們都是退兵時的一戰，還說得上愛

麼？不要欺騙自己。要說愛，你對佩珍還愛著哩！

葉：沒有愛，這我不承認。我對你一見就鍾情！你是「雨後的梨花」，「海上的風月」，多

麼美麗，多麼動人，誰不傾倒？誰不陶醉？親愛的，我要爲你寫一首長詩，在你的電影演出的時候，發表在我們雜誌上，可以轟動一時，看了你的戲，讀了我的詩，誰不羨慕我們這一對佳人才子，你說多好，我早已說過：我能比小木更能使你幸福！

楊：（轉怒爲喜）真的，你寫詩，我還沒有讀過你的詩！

葉：我以前也寫過一些詩，讀過我的詩的女人，沒有不愛上我的，我編現代的時候，每天要接多少女人的信，可是我現在伏伏貼貼的拜倒在你的腳下，我的女王，你還不感覺得幸福麼？

楊：是的，你們現代派的三公子，只有騎女人的本領。

葉：我還有更高的本領，小木給愛國份子暗殺了，我可沒有這麼傻，愛國份子會保證我。

楊：那是怎麼呢？

葉：那就是我在人的審決，傻瓜丟性命，我領獎勵，津貼。這就叫政治上的生意經，我

的小姐，你再聰敏一點也不會懂的，你放心，嫁給我不會當寡婦。

劉：(上)小姐，我還告訴你一件事，美容院來人說，今天出了一點岔子！

楊：出了什麼岔子，爲什麼早不告訴我呀？

劉：一點小事，明天會再來的報告的！

葉：曼華，我早想告訴你，美容院的專，不必自己管了，出了岔子，對你不體面，就對

我的面子也過不去！

楊：美容院，對婦女們有很好的貢獻。是一種重要的工作，我不能放棄牠。

葉：我們重要的工作太多了，美容院有什麼重要呢？

楊：不重要，你爲什麼愛上我的呢？你不是常說，我的鼻子可以保險，這不是美容的功

效麼？

葉：我這樣說過麼？唔！

楊：沒有說過，你自己就忘了麼？老劉，開出去接客人的車子，還沒有回來麼？

劉：(內應聲)還沒有回來，小姐，我想快回來了吧！

楊：老劉，你去準備茶點，燒一點咖啡！

劉：（內應一聲）是，小姐！

葉：咖啡，是不是三井洋行的人造咖啡？

楊：不是，是你從香港帶來的真美國咖啡。咖啡，可可，酒和化妝品，總是外國的好，

君超：難怪你那位叫什麼的小姐要走國際路線到美國去哩？

葉：是的，我承認你的話，可是你也想走國際路線到美國去麼？

楊：我，我想什麼也不可能了。君超，人生真是作夢，我從小就嚮往法蘭西的浪漫，意

大利的華麗，可是今天怎麼也逃不出東亞共榮圈！

葉：恐怕我們就要困死在這個東亞共榮圈哩！我要問你，今天燒美國咖啡，爲什麼花這

這麼重的本錢？

楊：今天是最重要的批女愛國份子，不花重本錢是買不到手的！

葉：花了重本錢就一定能買到手麼？

楊：很有幾分自信！

葉：你估量過對方沒有？

楊：對方，婦女不過是要求生活解決，像『東亞婦女』月刊上的話。

葉：那幾句話，『飲食男，女人之大慾也。』是不是？

楊：那句子點得多麼聰敏，多麼透澈？

葉：可是天下女人，不是一個典型。我可以說運用機械的方法是不能征服她們的！

楊：你有更高明的方法麼？

葉：不敢說高明，試試看，如你沒有辦法的時候，就讓我來試試看。如果是找弄成功，我們怎樣報功？

楊：婦女的工作，當然應該讓給我一人報。

葉：那麼，我們 *Hi!* 好不好？

劉：(忙上)小姐，接人的車子回來了！

楊：有幾位客人？

劉：有三位女客人，還有一位武裝保鏢！

楊：請客人們進來，那位武裝保鏢在外面候着，留心侍候他，是總隊部派來的。

劉：是。小姐。(急下)

楊：我希望得到一個很好的結果！

葉：看我們倆的本事！

劉：(領郭蔣，倪，上)小姐，三位客人都來了。

楊：(和郭等握手)等你們很久了。(向劉)老劉去端點心咖啡來！

劉：是，小姐！(下)

葉：請坐！

蔣：我們還有資格坐麼？

楊：雪遙，到我這裏來，就像到自己家裏一樣，用什麼客氣！

蔣：我們是犯人哪！

楊：誰把你們當犯人，如果那天你們不企圖逃開上海，不會把你們暫時扣留的。

蔣：已經被扣留了，就是被扣留人的身分哪。

楊：（拉蔣坐）我是極友好的態度請你們來的，丟開一切，我們喝喝咖啡，好好的談吧
我們七年沒有聚會了！

葉：我們呢，小蔣！你最後離開暨南大學到東京去的那年，離現在已經十年了。郭小姐
離開復旦的時候，到今天已經十二年了。時間過的真快！

（劉端點心咖啡上）

楊：請用茶點，這咖啡是真的舶來品。上海已經不容易買到了！

蔣：這高貴的修養品，只有貴婦人才能享受的。

葉：你們不都是高貴的小姐麼？

蔣：我們是淪陷區的俘虜，還說得上高貴。

楊：我們不要抬槓，很開心的來談談七年前的生活！

蔣：七年前的生活，如像一個悠長的夢，國破家亡！又怎麼能開心？！

楊：記得七年前，我們在東京女生宿舍裏，孩子般的，各人談到各人的前途，各人談到
各人的志願，七年來，人事的變遷是太大了！

蔣：七年來，恐怕不只是人的變遷，最大的還是國事的變遷！

倪：七年前，只有我們東北四省淪陷，有好些人把我們東北人看成先天的亡國奴。七年後，全中國已經失去一半，又不知增加了多少後天的……

郭：（搶着說）凌英，話不應該這樣說的，世上沒有先天的亡國奴，我們雖然失了這麼多的土地，我們的同胞，沒有一個肯作亡國奴的！

蔣：怎麼沒有？漢奸走狗，失敗主義者，不獨自己甘心作亡國奴，還要威逼利誘別人去作亡國奴！

葉：這些厭煩的事，不必再談了，一切都放開些，生於亂世，能活下去，就是要放得開！

楊：我的態度很誠懇，希望你們別固執！

蔣：別固執，是不是『打我的左臉，右臉應該送過去。』

葉：曼華有個計劃，『東亞婦女』月刊，想請你們幫忙！

楊：我的意思是，請你們負責。嘯松是婦女問題專家，雪遙是小說家詩人，凌英當雜誌的醫藥顧問，我自己擔任電影音樂方面的文字，都由我們女人來幹！

郭：你們的『東亞婦女』。很有威權，我個人根本不懂婦女問題！

楊：不要推辭，在東京的時候，老是抱着一本貝爾的『燻人論』。現在又是婦女運動家。

蔣：你們需要談的婦女問題，恐怕不是貝爾的婦女問題。是『東亞婦女』上的，『飲食，男女人之大慾也！』

(同時發出兩種不同的笑聲)

倪：你們需要談的，是婦女美容問題，時裝問題，婦女交際問題，關於這一切，我們都是外行！

楊：我們生在廿世紀的時代，婦女美容，婦女時裝，交際當然也不能忽略。最要緊的，是婦女文化！

蔣：曼華！你瞧！自己的假鼻子就是最高的藝術品。唱什麼高調，婦女文化！

郭：在法西的勢力範圍之內，連呼吸的自由都沒有，還談什麼文化，我們不能欺騙自己的良心！

楊：那麼，你們不願意參加文化事業，辦教育好不好？

蔣：教育誰？什麼方式的教育？

楊：當然是教育我們中國的青年，你們想要辦什麼方式的教育？

郭：我們想要辦的教育又怎麼可能。不要談到那麼大的問題，青年會的托兒所，是個保育難民兒童的機構。爲什麼要查封？還做麼就從這裏開始，表示一點對國家的良心，對同胞的誠意，把托兒所啓封！

蔣：即刻答應我們，不然，就停止我們的談判，誰都不許開口！

楊：這懶，我當然很惹幫忙，可是不是我的力量能作得到的。希望你們能諒解！

郭：對別的諸君可以拿友情去諒解，對我們的仇敵，絕對不能饒恕！

楊：你們真不能有一點轉機麼？我就不能担保你們生命的安全了！

郭：我們早已不計較生命的安全了，淪陷區的同胞，誰能有生命的保障！

蔣：我覺得漢奸走狗，也不一定安全吧？你不能担保我們的安全，我們也不能担保你的

安全！

楊：真可惜，我們愛莫能助了，你們很有前途，爲什麼要自找犧牲呢？

蔣：是的，我們很有前途，生要生得光明，死要死得磊落，你們才是白白的犧牲！

劉：（上）有位女客人要見你，小姐！

楊：是誰？

劉：就是常來的那一位高小姐，葉太太，葉先生在這兒！

楊：嗯！

劉：怎麼樣？大概是來找葉先生的吧！

楊：你去請她進來，老劉！

劉：（應聲下）是！

楊：真麻煩，（雙眉緊鎖）

高：（隨劉上，和葉交換一個怨懟的眼色）

楊：你來了，請坐！（淡漠地）

高：你們都在這兒，我來的正好！

蔣：你的君超，早在這兒候你哩！

高：他，（恍悟）曼華，你近都甚麼？

楊：要說好也還好，唉！

高：好像消瘦了一點似的！

楊：是麼，我覺得有些不舒服哩！

高：真是『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君超，你……

葉：我，我老在等候你的消息！

高：我在松本隊長那兒來，他對你很有生氣，你們有什麼糾纏？

葉：有什麼糾纏，你何必問我，哦，關於我的那批貨的問題，他怎樣答覆？

高：他不願意明顯的答覆，只是談些其他的問題。你問她！（指楊）

楊：君超，老實告訴你，如果不是我在中間負十字架，事件不知發展到一個什麼局面

他們說，是接濟游擊隊的軍用品！

高：不是，一半是女人的用品一半是五金器材。

楊：是真的麼？

葉：是千真萬確。

楊：君超，爲了愛惜你的生命，很費了一點力量。他們已經不信任你了！

高：我和松林隊長，還有點兒交情，再讓我自己去交涉！

楊：佩珍親自出馬，恐怕有點兒希望。

蔣：有點兒希望，那叫『賠了夫人又折兵。』一批貨還不夠，還要加上一位美麗的太太！

(兩種不同的笑聲)

葉：算了吧，得一個夠份量的教訓！

楊：君超，你怎麼這樣說話，一切由我負責，不過目前這個問題，你看還有一點辦法麼？

葉：這個我回頭再說！

郭：一個法西斯軍閥，對他的奴隸走狗，要用你的時候，撫摩你，不用你一脚踢開的時

候，「欲加之罪，何犯無辭？」

高：我就是討厭游擊隊，討厭戰爭，才和君超參加大東亞平和運動，怎麼老離不了這些！

葉：佩珍，我早知道你已經愛上了松本老頭，他有汽車洋房。他有擅殺之權，他多麼威風，多麼神氣，你愛侈奢，愛豪華，總之一切女人的虛榮，墮落了，也完了我。

現在侈奢豪華又在那裏，連生命的保障也沒有，我痛恨你，也痛恨我自己，各人放明白一點兒吧，各走各的路！

高：你離開我，是不是？和你在一起生活，早已感到厭倦了，你見了中國人，又大驚小怪的，怕他是愛國份子。要來傷害你的性命。見了日本人，又鬼鬼祟祟，畏畏縮縮的，怕他懷疑你不忠心。這種生活，我早已受夠了，是的，我愛松本隊長，他也愛我，那怕就只有一天也好，過個痛快！

楊：他愛你，真的？

高：難道不是真 還會假！

楊：他就一點都不愛別人了麼？

高：別人是誰？哦，我知道了，別人早成了『明日黃花』，今天就只有我。

楊：葉，（垂首不語）

郭：蔣，倪，（會心一笑）

蔣：『流淚眼，觀流淚眼，斷腸人，對斷腸人，』一對好可憐的落水鷄！

劉：（惶惶上）報告大家，有夜襲的消息。（用手作轟炸狀）

蔣：有警報麼？

劉：（點頭微笑）

高：哎喲，我怕，我要到松本隊長那兒去。（疾步下）

楊：（默然瞧住葉）

倪：今天我們要同歸於盡！

蔣：我們要活着，我們不願意和他們同歸於盡！

郭：聽，外面不是已經有人在逃麼？

倪：我們連逃生的自由也沒有了！

蔣：我們不逃，我們向我們的朋友致敬，和我們的盟國兄弟攜手，我們不會遭到毀滅！

楊：（神色惶惶）君超，防空部的報告，十四空軍隊，從中國基地起飛，向京滬進襲。我們準備到市內去！

郭：有警報，你們沒有飛機去迎接麼？

楊：有是有的，不過我們到市內比較安全些！

蔣：有警報，到處都是一樣危險，這兒沒有防空洞，這兒是上海，不是重慶哪。

楊：重慶有警報，又怎麼？

蔣：重慶，是天然防空之國，警報五分鐘後，全市安然入洞，任你千磅重的炸彈，不會

死傷一個人。

倪：我們逃呀，逃到我們的祖國，重慶！

蔣：我們不逃，這兒不是我們的祖國麼？

楊：君超，我們要到霞飛坊去，不過我不想見松平隊長，到了霞飛坊又非見他不可！

葉：我看，你還是得去霞飛坊，那兒有高射炮，我麼在這兒和她們談一會兒，回頭再她

們來，也許對我們的計劃能實現！

楊：老劉，一切都準備好了麼？

劉：都準備好了，小姐。還是早點動身，免得警報響了，手忙腳亂！

楊：是的，我先走，你在這兒照應照應，一切機密都交給你保管！

劉：當然的，小姐，我已經幫你這麼久了，還不知道麼？我送你上車吧！

楊：我先走了，你們好好的談談吧，（和衆示別，警報聲大吼）

葉：你快走吧！

楊：他們的飛機真的來了？（憂鬱地）

劉：來了，小姐，大批的來了。（作手勢）

楊：（疾步下）再見！

（室外脚步声，談話聲）

室外聲音：爸爸，飛機，我怕，我們逃到那兒去？

外聲：逃到那兒去？沒有地方可逃，前方逃到後方，後方又變成前方，我們希望我們的

飛機來炸呀，把這罪惡的上海炸平。

外聲：我們希望的東西真的來了，我們歡迎我們的好朋友！

外聲：爸爸，我們不逃！我們等着！飛機會帶來紅綠紙條，啓示，我們的光明快樂！

歌聲，

泣別了白山黑水；走徧了黃河長江；

流浪，逃亡，逃亡流浪！

流浪到那裏？逃亡到何方？

我們的祖國已整個在動盪；

我們已無處流浪！已無處逃亡！

蔣：聽：流浪到那裏？！逃亡到何方？！

郭：我們的祖國已整個在動盪，我們已無處流浪！已無處逃亡！

倪：我們只有打回老家去，才有出路！

葉：剛才，雪遙不是說不逃，這兒就是我們的祖國，如果能和我們合作，什麼問題也沒有了，何必成見太深，大家都是老朋友！

蔣：先生，誰和你是朋友，丟了貨物，又陪了夫人，想把我們去換你的貨物回來？是不是？

劉：（端點心和啡上）你們各位吃點東西，喝點咖啡，回頭警報時間太長，吃東西不方便，別客氣！

蔣：老劉，我們不會客氣，我們要謝謝你，謝謝我們的同胞，高貴的享受，都是民脂民膏！

葉：小蔣，你什麼還是老脾氣不改！

蔣：你才是故態不改，以前作油頭粉面的色情文人，現在作脅肩諂笑的漢奸走狗，『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葉：小蔣，你罵我，你發氣，我一點也不難過，我就是高興看你發氣時候的樣子，小蔣，你真聰敏，你的眼睛可以說話，我要替你寫詩，用盡天下最美麗的詞句，為你寫

詩！

蔣：你這沒有骨氣的文人，敢在我面前胡說。

葉：怎麼不敢，愛不會傷人！

蔣：我想起一件事，聽說以前有一位現代派的公子，愛上一位小姐，一隻手拿着一柄刀，一隻手拿着一個戒指，威逼她，向她求愛，也許就是你！

葉：小蔣，不是我，是一位臉上有一點兒麻子的浪漫詩人，我自信不致於那樣可憐！

劉：（酌酒上）葉先生，我酌上一杯頂好的葡萄酒，是我們小姐平日最愛喝的，我今晚上請你喝一杯，煖煖身體！

葉：（接酒，一飲而盡）老劉，謝謝你；這酒的味道，真好極了，還可以給我一杯麼？

劉：當然可以，只要葉先生高興喝。（酌上一杯）

葉：小蔣，怎麼樣？我敬你一杯喝。（走近蔣）

劉：（向蔣使眼色）葉先生，這樣貴重的東西，我只請你一個人喝的，回頭小姐知道了

，我老頭可擔當不了！

葉：老劉，你的意思，是不許給別人喝？

劉：我也不敢不許，不過這酒是小姐最愛的！

蔣：老葉，你向來愛吃甜的，這酒讓你一人喝吧。我不喝酒，我不想陶醉，我不想寫詩

、老葉，你剛才不是說要替我寫詩麼？快喝呀，喝了好寫詩！

葉：小蔣，真的，你允許我寫詩麼？真高興，老實說，這幾年的生活，把我的感情都壓

迫得枯乾了，讓我自由發展我的感情，多麼快樂，多麼幸福！我感謝你！雪遙！

（跪到蔣面前）

蔣：老葉，你真可憐，你多麼消瘦，多麼枯乾，當年的風彩，早已消逝了。起來，我們

好好的談談，我真能使你快樂麼？我願意給你安慰！（拉葉坐到旁邊再給他酒）

葉：雪遙，我已經醉了，讓我永遠醉個不醒吧，過去的一切，都使我傷心，使我後悔，

願意在你的感情下新生！

蔣：你真的覺悟了麼？想得一個死後的哀榮，是不是？

郭：已經太晚了！

葉：哎喲，肚子痛，我要吐。老劉，你，你玩的什麼花樣？

劉：沒有，我老頭一向忠心於小姐，小姐愛你，我怎敢在你面前玩花樣。

葉：哎喲，哎喲，完哪，你們毒死我，你們毒死我。小蔣，你們真忍心，害死我。天，

救命！

劉：（用一條布把葉的嘴包住，葉掙扎，喊不出聲，拖到舞臺外，大家輕腳輕手的動作，

倪：（驚疑地）老劉，你是誰？

劉：小姐，別問這個，我知道你們是愛國份子，我應該保護你們！

蔣：至死不悟的小漢奸，死得真妙，老劉，你到底是誰？

郭：我們要鎮定，還要計劃計劃，老劉我們現在應該怎麼樣？

劉：是時候了，你們快點打算走吧！

蔣：我們走了，你又怎麼辦？

劉：（坦然而笑）我老劉雖然上了年紀，也知道愛國，我有我的打算。不瞞你小姐們說

，我也是幹愛國工作的。

郭：老劉你？

劉：是的，我是幹愛國工作的，這樣的事已經幹的不止一次了！

蔣：那麼今天的飛機，你準知道！

郭：我怎麼不知道，今天要炸霞飛坊，他們的特務本部！

蔣：爲什麼不炸這所罪惡的房子！

劉：不能炸這兒，我在這兒，要供給游擊隊需要的東西！

郭：老劉，你真偉大，我們真感謝你，全中國的同胞都要感謝你！

劉：說這些幹嗎？你們替我帶點東西過去，說不定這次我也有一點兒危險！

蔣：老劉，跟我們一同走！

劉：不能走，不能放棄我的工作。

郭：那個傢伙真的完了沒有？

劉：怎麼不完，這是最厲害的藥，一到肚子裏，不能多活一小時。如果工作不順利，碰

到特別情形，我自己也要用的！

蔣：老劉，你不能！

劉：這一切都說不定，你們快走，從這兒出去，向西走，有一間烟紙店，叫愛華商店，找劉好婆，把這包東西交給她。你們就能逃走，她會設法送你們到江西蘇擊區去！

蔣：準是這樣？

劉：一點也不會錯

(拍門聲)

劉：你們快藏起來，我去開門。

(郭等入內室)

衛士甲。(武裝上)老劉，叫你快把人押去，一直看不到你的影子，隊長生氣了，叫我趕來，回頭飛機到了，路上不能通行。楊小姐說：她第五個抽斗裏一大包文件也沒有放進她的保險箱。你這傢伙靠不住，隊長要派大隊人馬來！

劉：是東西忘了帶，我正在收拾送去！

衛士乙：人呢？一共是四個，一男三女。

劉：不錯，四個，一男三女，他們已經去了！

甲：到那裏去了？

劉：到大隊部去了！

乙：胡說！

劉：胡說有什麼用？難道我還吃了他們！

甲：你放走了他們，是不是？那連我王德福也吃不消！

劉：早出門去了，葉先生押去的，不信你趕去問，愛叫小姐，親愛的，親愛的那位葉先

生押去的！

甲：老金你趕回去問，我就在這兒看住老頭！

乙：好，(下)

劉：老王，你去關門，叫老金帶把鎖來！

甲：(走到門邊)

劉：(捨槍擊王，被王反擊倒地)。

甲：（拔門出）老傢伙，想幹倒我。快回去報告！

郭：蔣，倪，出，（見劉倒血泊中，同聲歎息）

蔣：我們快走，回頭又得出岔子。（握劉手），老爸爸，犧牲了你自己。你救了我們。

郭：（抱劉頭）老爸爸你分担了人間的苦難和不幸，你創造了人類的光明和希望。我們永遠紀念着你！

倪：（哀傷地）老劉，你就這麼死麼，你的工作還沒有完哪！

（飛機聲，腳步聲，歡呼聲，合奏着夜的交響曲歡迎我們的朋友，歡迎同盟國的飛機擁護民主政治！——）

——幕

第五幕

時：殘秋初冬，一九四四。

地：江南敵後一個游擊區。

登場人物

倪凌英

孫志成

郭嘯松

蔣宣遙

林唯良

孫心燕

(123)

鄒云秀

李毓芳

吳小田

毛玉麟

姜淑芳

小慶

游擊隊員

輸血羣衆

景：離西湖六十里的一座深山，往昔一到春秋佳日，朝山進香的，絡繹不絕，自從敵騎踏進杭垣，這兒成了一座與世遠隔的孤山。晚秋時節的孤山，遍地紅葉，滿天白雲，山頂上的永明寺，是一座巍峨的殿堂。這神秘的佛殿，改作了游擊司令部。前佛堂隔成兩間，左面爲辦公廳，右面的一間作醫調室。陳設簡單，佈置整潔。

幕啓：鄒云秀在醫調室掛號處工作，門外有一大堆輸血和獻營養品羣衆，手提鵝蛋水果。倪凌英穿手術衣上。

倪：云秀，第一號，李毓芳已經檢查過了麼？

鄒：已經檢查過了，合條件我叫她進來！

李：（健康天真）醫生

倪：請坐下，把眼睛閉上。（抽血入瓶，封好血漿，洗完手）毓芳。你覺得不舒服麼？

請歇一會兒！

李：沒有什麼，我一點不覺得！

倪：這裏有點熱湯，你喝一點，你還需要歇一會兒！（遞杯李）

李：醫生，你很忙，我得走了，謝謝你！（接杯而飲）

倪：李毓芳，你今年是二十二歲，（看紙表）永明鎮農民李大年的妻子。婦女救國會會長

，你爲什麼要來輸血的？

李：是的，我的外途人——（丈夫）是李大年，他前年入營當自衛隊。上年在變隱打鬼子

，受了傷，很危險，隊長很歡喜他，一定要醫生救濟他。醫生說要救他。只有輸血

隊長自己輸血救了他，他傷好回家，戴了獎章歸隊去，從這時候起發起輸血運動，我是婦女救國會會員。輸血就是工作的一種。

倪：是的，輸血就是工作的一種。

李：醫生，我若是努力工作，也和上前方打鬼子的一樣能得獎麼？

倪：能夠得獎。前方後方都是一樣的。

李：（羞怯的笑）醫生我去了。（點頭退出）

鄰：（領一小女孩上）醫生，有個女先鋒隊員來要求輸血！

倪：你幾歲？叫什麼名字？

吳：我十三歲，叫吳小田。

倪：十三歲，吳小田，天上的天？

吳：不是天上的天，是種稻子的田。我媽媽在田裏作活，她肚子痛起來了，來不及回家，把我生在田裏，就叫我吳小田。

倪：小田，你的年齡太小，不合輸血的條件。

吳：年齡小，不是血更好麼？

倪：我們規定廿歲以上的人，才能讓她輸血。

吳：聽說輸血就是後方的一種工作，我年紀小就不讓我參加救國工作麼？

倪：（親切地）怎麼不讓你參加呢，有的是工作啊。孩子你太可愛了，回去用你的小嘴叫

更多的人來輸血，那效果不是更大麼。

吳：（驚喜地）醫生，我去叫很多很多的人來。

鄒：（領一乳婦入，乳婦抱一個嬰孩）醫生這位毛玉麟要求輸血！

倪：（眉頭一縐）這又是不合規定的，外面合格的人數有多少呢？

鄒：合規定條件有二十名，她們有的從二三十里遠跑來的，等了好半天！

倪：是的，工作這樣進行下去，費誤了時間，我們需要的血漿又沒有充足。以後不合規

定的，就讓她們回去！

毛：醫生，我來請求輸血，你不允許麼？

倪：毛大嫂，對不起，你不合規定條件，因為你在哺育小孩！

毛：(失望地)我的孩再過兩個月就不吃奶了，那時得讓我輸血吧！

倪：好的，你現在回去，那時你若是健康的話，一定讓你輸血。

毛：(抱孩子告別)醫生，再見！

倪：第二號姜淑芳！

姜：醫生是我。

倪：你坐下，眼睛閉上，(抽進入瓶)。

鄒：(自憐上)醫生，外面送來一位受傷的戰士！

倪：快抬進來，停止輸血工作！

鄒：外面二十名輸血的人候着，怎麼辦呢？

倪：請她們回去！

鄒：醫生，這個，她們有的從好幾十里路跑來的，叫她們回去，我看不太好！

倪：這我也不知道怎麼安排，你別頭去問政治指導員請示！

姜：醫生，我的血已全抽好了麼？(擔心地)。

倪：(一面封瓶，一面洗手)你的已經輸好了，請坐下歇一會兒！

姜：謝謝醫生，你好忙，我回去了。(起身出)

倪：當心你的身體，頂好是你息一會！

鄒：(扶傷者上，頭部綁着繃布)

倪：(扶他躺手術床上施行檢查)頭部受傷。

鄒：怎麼樣。很重麼？

倪：不很要緊，不過流了一點血，臂部也擦破了一點皮。最好能輸血。

孫：醫生，沒有危險麼？

倪：我可以担保絕對沒有危險，云秀，你去預備器具消毒，叫外科助手來！

孫：醫生，我的口喝極了，頭有點兒暈。

倪：不要緊，我替你進行輸血，因為你流血過多，口一定很渴，不過這時候不能喝水。

忍耐一點！

孫：謝謝你！

鄒：（端外科器具上）外科助手不在。

倪：那麼，一切都預備好了麼？

鄒：好了。

倪：我們進行輸血！

孫：我的口渴極了，醫生，給我一點水喝吧。

倪：同志，再等一會兒，輸了血，就能喝水，

孫：我，我實在不能再等了，渴得多難受呀！

倪：不是我不給你喝，喝了水對你現在的情形有危險。

孫：快，我實喝得難受。

倪：馬上進行輸血，已經封好的血漿留到戰地救急用，鮮血液，效果更大，現在抽誰的

血呢？我們這裏有些什麼人？

鄒：我想想看，有我我。（指倪和她自己）

倪：辦公室有些什麼人？

鄒：有隊長，有剛從戰地下來突擊隊長！

倪：還有呢？

鄒：還有少年先鋒隊！

倪：你盡說這些幹嗎？我要問合輸血條件的？

鄒：還有婦女部的幾位，還有政治指導員！

倪：叫小廖去請婦女部的負責人來！

廖：我在這兒，醫生，請那一位？

倪：婦女部負責的同志，郭！

廖：醫生，我看這地方，誰都有工作，最不重要的，只有我，請先驗驗我的血，合不合？

倪：別嚇了，你的年齡不合規定，快去請她們來！

鄒：醫生驗驗我的血合不合？

倪：（驗鄒血）

孫：醫生，我只要一點水就好了，何必要血，我的傷不重，我能喝本！

倪：再忍耐一些就行，不湊巧，血球都不合。

郭：（我裝上）凌英，聽說這兒有一位受傷的空軍！

倪：是的，因他流血過多，需要輸血，我們已經沒有輸血的人，云秀和文青的血球都不

合。你們婦女部誰能自告奮勇？

蔣：（趕上）我目前沒有重要的工作，就是我把？

郭：不成，你有隨時上戰地的可能，我老在後方，快驗我的！

倪：（抽郭血化驗）

孫：我再不能等了，我要喝水！

倪：好，決定了，是你的血，嘯松，躺著靠椅上，一點也不痛苦，像螞蟻咬了一口！

孫：我要水，我要水呀！

蔣：我怕那個人的聲音，快讓他喝水吧！

倪：（走近傷者）云秀，來，嘯松歇一歇，雪華照應她！

孫：醫生，輕一點，哎喲！

倪：一點也不要緊，你靜一靜。過一會兒你就會感到舒服的！

孫：醫生，哎喲！（呻吟着）

倪：我已經結給輸了血，你感到怎麼樣？

孫：已經舒服一點了！

倪：小廖，今天擠給受傷同志喝的牛奶還有麼？

廖：有，我去端來！

蔣：這個受傷的是誰？

郭：上面接到報告，是跳傘下來的空軍，是友軍，還是敵人，還不能十分確實！

蔣：如果是敵人的話，你的血不是太可惜了麼？嘯松！

郭：如果真是敵人的話，我們拿自己的血救活了他，他一定會變成我們很好的朋友，我們的血不會白流的！

蔣：我很想看看他，無論是友軍，是敵人，總是一個戰士！

郭：我也很想看看他，如果不是我的聽覺錯誤的話，他的聲音我很熟習！

蔣：很響，像誰的響響？

郭：像志成的聲音，小燕的爸爸！

蔣：你們有多少年沒有見面了？

郭：六年了，真不知道他活在一個什麼世界，聽到他的聲音，真像在作夢啊！

蔣：六年了，今天聽到他的聲音，恐怕是作夢？

郭：真的很像他的聲音，我不是在作夢！

倪：（離開病床，走出布幔子）你們還在這兒等着！

郭：經過情形怎麼樣？

倪：很好，輸了血他就舒服多了，已經有點睡意了，這兩天他太累！

郭：不會殘廢麼？

倪：不會成殘廢的。一個月之後就可以恢復健康。就可上前線了！

蔣：現在還不知道他是友軍！還是敵人？如果他是敵人的話，他的前線就在我們這兒！

郭：凌英，我很想看看那個人！怎麼樣？

倪：唔！

郭：怎麼樣？不方便麼？

蔣：你流了血，看看他總應得到允許吧？

倪：最好讓他多休息一會兒！

蔣：讓她看看吧，嘯松說那個人的聲音，像她小燕爸爸的聲音！

倪：有特殊情形，可以讓她看看，可是要遵守我一個條件，不許說一句話！

蔣：又是條件條件的，世界上有兩種可怕的人，一種是法官，一種是醫生，法官和醫生

是先天的鐵面孔！

倪：這我不能承認，我不懂得法官的心理，醫生都是善意的，是科學的，規條應該遵守

。我覺得詩人藝術家，有時候缺乏理智，感情用事，容易弄壞事體！

郭：閒話少說，我先去看那個人。（獨步布幔後，驚叫）

倪：怎麼？病狀有變化？

郭：不是，他像……

蔣：他像誰？像你的志威麼？讓我問問他。（向病人）喂，你貴姓？

孫：我姓孫，叫孫志成。

郭：志成，真是你，還認識我麼？

孫：曠松，是你？

倪：這是什麼呀？

蔣：這叫『有緣千里來相會。』

郭：真巧，我的血沒有白流！

孫：曠松，我們的血都流得有價值，作夢也想不到有今天，我們的小燕呢？

郭：真像一個夢。我現在都不能相信。小燕長得很大了！

孫：小燕還在上海淪陷區麼？我很擔心她！

郭：小燕在這兒，我和她們逃出來的時候，把她丟在母親那兒。以後我才托人去接她來

的！

孫：曠松，我們離開六年了，你和小燕都很好，我能活着和你們見面，真太幸福了！

倪：孫先生，你的身體還不很健康，別太興奮了！

蔣：凌英，當人家快樂的時候，你又來一道規定，鐵面孔，算了吧！

倪：因為他受了傷，需要修養，如果太激動，把身體弄壞了。對一切都沒有好處。小蔣，我們閒着，來幫着我作棉花球吧。

蔣：醫生真科學，一點時間也不放過，就開始作吧。

孫：我想坐起來！

郭：別動，回頭傷勢弄壞了，可了不起！

孫：我可以坐起來，其實我的傷並不重，在我跳傘落地的時候，怕落到敵人的手裏，我感到絕望。以後又怕這邊誤會，精神一直在苦悶着。可是到了這兒。農民們給我保護，又送來醫治，醫生的誠懇，自告奮勇的輸血，我是多麼感動，多麼的快樂。嘯松，我能遇着你，還能看到小燕，我真不相信這一切都是真的，一個絕了望的生命，又更旺盛的活起來！

郭：志成，六年的時間對我不能算太短，對你完全絕了望的時候，却又遇着了 you，志成

，我問你，六年在大後方怎麼過的？

孫：你是問我的私生活麼？是的，我應該告訴你，在我們離開以後的第四年，我就結了婚，因香港失陷，我們的消息中斷了，又聽到關於你的許多謠傳，我感到苦悶，參加空軍工作，在一次作戰中受了一點傷，在這醫院裏認識了一位看護，她待我很好，在我很苦悶的時候，意外的遇到溫暖，沒有勇氣去拒絕這偶然的幸福，當然也不能避免一些內心的痛苦，人是太脆弱的東西。說起來我是太慚愧了！

蔣：凌英，你聽，又是一個抗戰太太，聽說大後方有的是抗戰太太！

倪：抗戰太太，真是奇聞！

郭：我也應該告訴你。不過你還希望我老等着你麼？

孫：感情上是這樣希望，如果你也結了婚的話，到可以減少我良心的苛責！

郭：人到底是人，即說我還在等着你，也不應該對你有什麼苛責。我也有了一個感情很好的人，因為我們的環境特殊，工作也很忙，不能像大後方那樣那麼熱鬧地結婚，也好像忘了這回事，不過我們的感情是很好的！

孫：你們打算結婚麼？如果已經這樣打算，就快點結婚吧！

郭：雖然曾經這樣想過，現在恐怕更不簡單了！

孫：嘯松，現在怎麼樣，因為我妨礙你的幸福麼？我沒有權力來過問，不過我希望你幸

福！

林：（手上拿着一疊紙）嘯松，嘯松！

蔣：嘯松，在那兒。（指布幔後）。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

倪：小蔣，你的嘴，比我的手術刀還要鋒利！

林：雲遙，外面有許多事等着你辦，你在這兒。

蔣：凌英要我作棉花球。我走了，恕不幫忙了！（下）

林：（步布幔後）嘯松，你在這兒，有許多緊要的事等着你辦！

郭：我在這兒就了許久，來了一位受傷的友軍，我還輸了血給他！

林：你輸血給他，他是友軍，還是偽軍，我們沒有得到確實的根據。很難找到！

郭：我和他談了很久，他的確是中美混合大隊的空軍。他昨天參加炸吳淞口敵人的軍艦

，歸途中和敵機遭遇，在錢塘江上發生激烈空戰，他跳傘降落！

林：這都沒有特殊的根據！

郭：傷就是最好的證據。

林：這也未必可以全信，不過卽說是僞軍，我們也優待她，不用在我們面前撒謊！

孫：我一點也沒有撒謊。你們救了我，難道一個人在他的恩人面前撒謊。在他太太面也

不說實話，簡直不可能！

林：在太太面前，誰在太太面前？

孫：我在我的太太面前。

林：你，誰是你的太太？

孫：她！（指郭）

郭：（退避兩步，默然不知所措）

林：你別發瘋了，她是你的太太。嘯松，我看他的傷勢很重，快去請醫生來！

孫：我沒有發瘋，傷勢並不重，我很明白，她是我六年前結婚的太太，還有一個小孩，

不過現在……(痛苦地)

林：嘯松，他怎麼？說的一些什麼？

郭：(羞怯地)他的確是小燕的爸爸，我們結婚三個月就分開了，一直到今天才遇着！

林：都是事實？

郭：難道我在你面前也撒謊。

林：好朋友，你是一位勇敢戰士，我很佩服你。(親切地握手)你的傷不很重吧，好好的修養，你愛就在這兒，我們很歡迎，如果你願意回去……

孫：謝謝你們，我的傷不重。

林：回後方去，我們設法送你安全的回到大後方去，你若是想她和小燕一道回去。我們也不反對！

孫：朋友，謝謝你的好意，可是我已經結了婚，嘯松已經不屬於我的了，我沒有權力要求帶她們回大後方去，我已經失掉這種幸福了！

林：你是說我也愛她麼？這我可以犧牲的，爲了你和她，還有小燕！

郭：(赫然不安)

孫：朋友，你愛她，我很感謝你，我在兩年前已經和一個人結了婚，已經不配佔有了她，如果知道有今天。我怎麼也不……

林：你爲這個，那是說，你已經另有更可愛的人了？

孫：不是這樣說的，我沒有等待她，背叛了她，已經不配愛她了，望你們好好的相愛。

我願意犧牲，可是我有一個要求，可以答應我麼？

林：你說吧，沒有不能答應你的！

孫：我要求在這一工作，小燕給我帶在身邊，我不想回去，你能信任我麼？朋友！

林：我絕對信任你，等你的傷好了的時候，分配你的工作，關於小燕的事，我看還是讓你們自己去商量，我不參加意見！

郭：孩子太小，放在你的身邊對你是一種累贅。讓我照應她，大了一點再給你不是更好麼？

林：就這麼說，你安心養傷，我去了，回頭見！

孫：回頭見！

林：凌英，你就在這兒！

倪：是的，我在作一點棉花球，上午輸血的羣衆臨時叫她回去了。她們是不是下午再來？

林：她們下午不會再來了，請你下午帶輸血器到她們的家裏去！

倪：到她們家裏去，當醫生的從來不能這樣的，因為器具的消毒，到她們家裏去，事實上不可能。隊長我不能服從這個不科學的命令！

林：凌英，你說的話很對，但是在這種環境裏，爲着人民，要犧牲一點自我。她們從老遠的地方來，叫她們回去，又要叫她們來。她們的家是爲着自動向我們受傷的戰士們輸血。能支持我們在這兒打游擊的，是大多數的人民，支持整個抗戰的還不是他們。我們犧牲一切，爲人民大衆的利益，你馬上準備出發，一點也不用遲疑，克服一切困難！

倪：隊長，違背科學，沒有方法進行消毒！

林：凌英，堅決的忍受一切困難，敵人要開始第五次圍剿了，我們要準備更大的犧牲，

我們需要更多人民大眾的血汗！

倪：好，我準備出發。再派兩位助手。

林：凌英，你覺得我對你太殘酷了麼？唉，在敵人空兒的圍剿下。我們一切只有堅韌！

一切只有忍耐！

倪：我知道了，隊長！

林：（出）我很高興，凌英，再見！

倪：（收拾棉花球自言自語）唉，真別扭！

林：（挈小燕入，小燕哼着義勇軍進行曲）嘯松，小燕回來了！

孫：我坐起來看看！

郭：別動，我叫她來，小燕，你爸爸在這兒！

燕：（懷疑地望着孫）

郭：小燕，叫爸爸！

燕：（羞忸掙脫，不語）

孫：小燕已經這樣大了，一點也不認識。這證明我們已經不很年輕了。時間過得真快，

小燕是六歲了，抗戰到第七年，可是我們的土地還是繼續的淪陷，大多數的人民流

離失所，（感喟地）

郭：我們看到勝利的前途了，希特勒的吃敗仗，美國在太平洋的前進，已經告訴我們光明在望，最後五分鐘。

孫：我們盡看到別人的勝利，否認自己的失敗，我們中國的自由解放，還得自己來爭取！

林：我們要爭取最後的勝利，只有自己努力！不能等待別人來解放我們！

小廖（倉惶入）隊長，隊長！

林：在這兒！

小廖：傳令兵有前方的消息！

林：叫他來！

游擊隊員：報告隊長。靈隱方面的敵人，昨夜開始第五次圍剿，我們的王支隊長受了傷

，請隊長快派援兵！

林：王支隊長受了傷，很重麼？傷在那兒？

游擊隊員：我也摸不清他傷在那兒，流的血很多，已經不能行動了，躺在山坡上！

林：怎麼不抬他回來？快去救他回來呀！

游擊隊員：他不肯回來，要等你去，他說，他要在那兒攔住敵人，不讓他前進一步！

林：王，等着我，你們快去預備一匹急行軍的馬，雪遙，你快集合，動員全體戰鬥員幹

上來！

郭：唯良，你孤軍深入，恐怕沒有什麼好處，等着大隊一同去不是更能打擊敵人麼？

林：不能等了，你聽槍聲很近了，你去動員非戰鬥員，準備最後的保衛戰，病傷人員，

一律撤退十里，我的一切武器都準備好了麼？我要去了！

蔣：除了她，（指郭）誰也沒有這些經驗！

郭：（如夢醒來）我真該死，每次都是我預備一切東西，今天真該死，我去……

蔣：不等你再備，了這次的子彈比往天更多一點，恐怕這場的戰鬥會支持更多的時間

蔣：你真聽敏，好，朋友，再見！（與衆提別，疾步而下）

郭：唯良，你就這麼去麼？獨個人去，唉，聽，槍聲更近了！

孫：我應該起來了！（踉蹌而行）

蔣：我去動員戰鬥員趕上前線，嘯松，你準備這兒非戰鬥員的撤退。

孫：不撤退，我們要在這兒抵住敵人，打擊敵人！

郭：聽，槍聲更近更密了！

燕：媽媽，我怕！

孫：孩子，不要怕，我在這兒！

燕：敵人來了，怎麼辦？我怕！

郭：不怕，前面有林叔叔，這兒有你爸爸敵人不會來的！

孫：我要帶上二點武器，我自己有這個，（從腰裏取出一枝白蘭寧），子彈只有三十發，還需要一點重武器！

郭：你在飛機上要這個有甚麼用！

孫：我個當空軍的人，時刻有個念頭在腦子裏，『不成功就成仁』這就是準備成仁時候用的，我會使機關槍，手榴彈這兒應該有吧？

郭：我們這兒沒有一點新式的裝備，完全靠一些原始的武器，有一點好的東西，都是從敵人那兒搶來的！

孫：我現在才瞭解敵後的艱苦！

(前進號聲和槍聲綿密而迫近)

郭：小廖，隊長的命令已經交給總務組了沒有？叫他們把一切都配置好！

廖：什麼都弄好了，只有醫調室的東西沒有動手弄，因為醫生沒有回來！

孫：我們動手收接醫調室的東西吧！

郭：醫調室在作戰的時候，和其他戰鬥部門同樣的重要。(細心的收點醫藥器具)
燕：媽媽，這些東西真好玩，把他搬到那兒去？

郭：孩子，我們把他收拾好，搬到後面山洞裏去躲飛機。

燕：林叔叔不是打飛機去了麼？

郭：是的，林叔叔打飛機去了！

孫：槍聲更近更密，還有飛機的聲音！

郭：我很擔心他們，小廖，快去找倪醫生回來！

廖：是！(下)

孫：已在進行戰鬥的時候，醫生怎麼不在？萬一前方有了受傷的戰鬥員，又怎麼辦？

廖：(槍聲上)不好了，隊長……

郭：隊長怎麼了？

廖：隊長受傷了！

郭：隊長在那兒？

廖：在路上！

孫：我去接他，小廖，你領我去！

郭：你也受了傷的，不能去。讓我去。(飛奔而下)

燕：媽媽，媽媽，我要去！

孫：孩子，我在這兒，不怕，媽媽去接林叔叔，一會兒就回來的。我們來收拾這些好玩的東西！

燕：不，我要去，媽媽跟林叔叔走了，不會回來的！

孫：我們去，一同找媽媽去！

（蔣，郭，游擊隊員扶林上。孫把林躺手術床上）

郭：小廖，醫生回來了沒？

廖：沒有回家！

蔣：這時候，把醫生叫走！

孫：小廖，快去叫醫生回來呀！

廖：醫生，是，我去叫！

燕：林叔叔，林叔叔？

孫：孩子！（微弱的睜開眼看看四週，又無力地閉上）

孫：戰線上的情形怎麼樣？

蔣：敵人的猛烈衝鋒是已經打退了，但我們應該把他趕回去，趕到他的老巢去！

孫：隊長，我有一個要求！

林：這時候，個人的要求，放在後面。一切應該為戰鬥！

孫：我要求即刻加入戰鬥！

林：你也受了傷！

孫：我的傷不重。在這裏我要打退敵人，保衛祖國，保衛我最親愛的人！

林：朋友！你這時候不能加入戰鬥，如果我不能活下去，你得負起我的一切責任，這世

界上除了你，誰都不能代替我！

孫：我很感謝你，但現在的情勢很迫切，我能就在這兒等候麼？

林：一個受傷的人上戰場，不是找犧牲麼？

孫：勝利就是犧牲換來，我不能像一般人似的，就在安全的地方，等候勝利。夢想勝利

。隊長，讓我去吧，你身上的武器能給我用麼？

林：（點頭不語，眼睛射出無限興奮的光輝）

孫：（解下林的武裝帶，彈子帶，自己背上）驕松，我去了，如果不爾再回來的話，等着

到小燕就像看到我一樣！

廖：（惶惶上）隊長，醫生沒有找着，敵人又反攻上來了！

蔣：讓我和孫先生一同上去吧！

林：雪遙，你是這支隊伍的精神糧食，我們打過多少次的勝仗，這次決不會失敗，我個人的犧牲不是嚴重的損失，你去，我信任你們一定爭取勝利回來！

郭：唯良，你怎麼了？凌英今天爲什麼偏不在這兒，如果不進行驗血，我恐怕有危險！

沐：凌英是我叫她去的，她救不了我，她還要救更多的人，勝利不操在我一個人的手裏，勝利操在絕大多數的人民手裏！

孫：隊長，好好的保重，蔣指導員，我們去吧！（孫蔣同下）

郭：志成，你的傷！唉，唯良你們都有你們的任務，你們都有你們的目的，我呢，赤手空拳就在這兒，不能上前去和大家一塊兒去打擊敵人，又沒有能力來營救你，凌英

你今天爲什麼不違抗一次命令呢？

林：我要喝點兒水，我渴得很，難受！

郭：（焦急萬狀）唉，忍耐一點兒吧，水要驗了血，才能喝的。

林：嘯松，難受，水，渴，嘯松！

郭：唯良，熬着點吧，凌英回來你就好了，小廖，醫生來了沒有？

廖：醫生回來的路已經給敵人切斷了，她不能回來了！

郭：（絕望地，低聲滾泣）唯良，唯良，天！

林：渴，水，嘯松，勝利不操我一個人的手裏！

郭：唯良，你對勝利有絕對的決定性！

林：你別把一切希望放在我一個人身上，我已經沒有希望了。我的內臟中了彈！

郭：唯良，（掬淚）唯良，我活在世界上一天，就不能對你沒有希望！

林：嘯松，在這樣殘酷的戰鬥中間，不許有個人的感情至上！

郭：唯良，我要救活你，用我的生命去換你的生命！

廖：醫生回來了！

郭：唯良，你有救了，唯良永遠是我的！

林：醫生來，唉，已經太晚了！

倪：隊長受傷的消息一傳到村子裏，每一個人都激動起來，男女老少，全體出動，戰鬥已經好嘍了！

林：戰鬥好了，我放心了！

倪：云秀快消毒輸血器，（檢查林傷）

郭：怎麼樣？凌英，有救麼？

倪：（雙眉緊鎖）隊長！

林：（搖手）鬥爭是殘酷的！

郭：輸血呀，快抽我的血驗！

林：（搖手）鬥爭是……

倪：隊長！

樺：（嘆語），嚇松，凌英，蔣，孫，好轉了……

郭：凌英快救呀！怎麼你不動手，難道不想救他麼？你怎麼？凌英，我的天！

倪：隊長，我救了那麼多的人，就救不了你！唉，（束手無策，絕望哀傷）

林：（在衝鋒聲中他的眼睛慢慢垂下抓住郭手）

郭：唯良，你不能看到勝利就這麼死麼？（推胸勸哭）

倪：隊長，我真該死！怎麼救不了你！

燕：林叔叔，林叔叔！

廖：隊長，他們快回來了，你等着吧！

（激烈的槍聲中，林永遠閉上了他光輝的眼）

郭：唯良，唯良！

燕：林叔叔，林叔叔！

倪：隊長，隊長……

槍聲漸遠……

(156)

全圖終

— 卷

「海燕」題記

劍冰

兩年前的一個深秋時節，我失掉了過渡的可愛的慶慶，離開了煩囂的都市和人群，住在一個靜寂的荒鄉。

風雨瀟瀟的午夜，數多雨點，聽着鴉鳥的叫喚，內心感到嚴冬寒冷的侵襲，怎樣來渡過這無邊的黑夜，走完那不盡的崎嶇啊！

本能地喊叫着，我需要溫暖，需要光明，要永遠地執着那離我遙遠的少年時代的美的夢！

在寒冷侵襲下，無邊的黑夜裏，撫着我的創口，開始寫「海燕」。要消滅鴉鳥的聲音，只有「海燕」的翔翔，暴風雨才能掃靜黑暗隱晦。

那曾經哺育過我生命的東京！富士山的碧雪，蘆之湖的漪漣，日光的一片紅葉，房州海濱的一顆細沙，那惡意的侮慢的笑，殘暴責叱和鞭打，韓國少女被餓饑逼着作下賤賊後懺悔的眼淚；寫着「海燕」喚起這依戀在我生命記憶裏底幸福而痛苦的夢！

我第二故鄉的江南，曾經溫暖過我青春的浩蕩的海，雪堆上怒放着花蕊的孤山的臘梅，嚴冬裏挺立着的蒼翠的雷峯塔下底松柏，春日裏吐出芬香的茶苗，躺在茶林裏爲祖國的自由解放流盡最後一滴血的東平和一羣年輕的伙伴們！

還有那爲生活而廉價了生命的脹胖了肉體，餓瘦了靈魂的十三號的英雄們！

霞飛路上的梧桐，亟司斐爾公園的柔柳，印着我的歡笑和眼淚的祖國啊！我是一個怎樣沉重哀傷的心情，來抒發我無涯的愛和恨！

寫着「海燕」，像溫着一個童年時代的夢似的苦澀而甘甜，有許多控訴的嘴在向我說話，無數的眼珠子在向我求饒，但在這用血塗寫的時代記錄裏；決不容我有一點歪曲和偏袒。

初稿完成時，杜宣兄過渝，鼓勵我請夏衍先生評閱，承夏衍先生詳盡指示，我是一

個惶惑的心情接觸着所謂「劇」的邊緣。

去年秋間，爲櫻在新疆遇難的消息傳來，使我舊有的創痕重新發痛，在我的心上又增加一筆夠份量的血債！

不幸的消息使我的生活失了平衡決心改寫「海燕」，第二四五幕，完全重寫，一三幕略改，有時白天寫好的一個段片，晚上一考慮，又公然遭到否定。二月初才完稿，叔厚兄拿去請于伶先生評閱，有一天厚兄很興奮的跑來說。于伶先生已經看過了，「他說這劇本有許多優點特別描寫女性心理很深刻，上演嗎，人物太多，場面太大，不是老作家的東西，不能輕易冒險，出版是有價值。」

我默默想：寫「海燕」就沒有任何野心，連出版也沒有計劃過，何況上演。

後來又承徐遲先生和一位熟悉日本情形的楊學庸先生看過，第一二幕楊先生給我很多指示，爲了遷就舞台，沒有完全照他理想的去完成，并承楊先生日語英譯，得胡風兄介紹用魯迅先生的遺墨漁燕原字又承廖冰兄先生設計封面，我相信楊先生的英譯日語魯迅先生的遺墨，廖先生的封面設計都達到完整的境界，比「海燕」本文更精彩的。

最近南天出版社取稿去付印的時候，我又猶豫起來，又承胡風兄作最後評定，他在萬忙中抽出數小時看完牠，第二天帶着稿紙來了，決定讓這低能的孩子出世。也許是狂風暴浪中的一點小泡沫，在人生的海裏泛不起什麼浪花。

我要先在這裏，誠懇地向指示「海燕」的；幫助「海燕」的，關心「海燕」的師友們致謝忱；

最後我對着這貧弱的工作，這渺小的生命，惶惑地感到生的迷茫，生的無能，但願一百次的失敗，換取一次的成功！

劇幕五

燕 海

權版有

作 者： 劍 冰

出 版 者： 山 林 出 版 社

一 九 四 五 年 五 月 渝 初 版

三〇〇〇冊

基本定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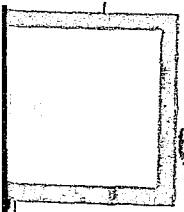
三・二〇元

6611

編覽

Handwritten scribbles or characters, possibly including the number '5283'.

Large handwritten mark or signature, possibly a stylized character or the number '4'.



60

山林出版社
基本定價\$3.20